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7/PV.34  
19 October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大会

### 第三十七届会议

#### 第三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恩泽先生(刚果)  
(副主席)

后来: 霍拉伊先生(匈牙利)  
(主席)

一般性辩论(9)(结束)

#### 发言次序:

明尼赫先生(毛里塔尼亚)  
贾格纳特先生(毛里求斯)  
怀特曼先生(格林纳达)  
阿德吉巴德先生(贝宁)  
罗杰斯先生(贝利兹)  
德埃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限于发言的原文。请更正在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 3 时 20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9 (结束)

一般性辩论

明尼赫先生 (毛里塔尼亚) (阿拉伯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代表伊斯兰毛里塔尼亚共和国代表团祝贺大会主席获得一致票当选，指导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工作。这一荣誉当然归功于主席在外交及政治方面的优秀才干，也是大会对他所代表的国家匈牙利的赞扬。我国代表团保证坚定地与他合作，支持他履行主席的崇高职责。

我还要感谢前任大会主席，我们的兄弟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他客观而灵活地领导了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及许多次特别会议的工作，表现杰出。

毛里塔尼亚代表团及我个人对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诚挚的敬意。大会开幕时秘书长提出的报告证明他高瞻远瞩，勇敢坦率，具有伟大的人格。

今日世界景象令人心惊。人类的形象不应该这样。人类已经成长，应当团结一致，负起责任。但是我们得到的评价如何？不容否认，《海洋法公约》确已达成了协议，但大多数发达国家不接受我们的思想，采取弃权的立场；关于全球谈判甚至无法迈出蹒跚的第一步；在援助和发展方面出现了普遍的减缩；特别裁军会议显然以失败告终，可能带来不祥的后果；巴勒斯坦和东阿拉伯地区的冲突非常危险地日渐恶化；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迫切需要被忽视；地方性冲突仍在西撒哈拉、波斯湾、阿富汗和柬埔寨继续存在，而且还有其他地方出现了其他紧张问题。

与一年前相比，我们面临的国际局势在不少方面更加阴暗，更加令人震惊。我们非常熟悉几年来国际经济关系特有的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其中包括通货膨胀的输入、利率急剧上升、可怕地加重了债务负担、商品价格空前下跌、资本市场日益难以进入等等。

(毛里塔尼亚)

1981年和1982年《世界经济调查》的结论清楚地表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衰退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扩大延伸，波及各类国家。调查还表明，1981年经济总增长率的下降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因此，世界贸易已连续两年陷入停滞。

在提供发展援助方面，我们目睹通过多边渠道进行援助的比例已大为减少。维也纳会议关于科学技术和内罗毕会议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拟订了不少实际措施，但是由于缺乏资金，至今仍然是一纸空文。简而言之，世界的发展步伐停止不前了。这一点已经在最近发展规划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

各种迹象表明，追求这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目标的努力已经乱了步伐。这更清楚地表明有必要立即在全球公平、公正地解决威胁国际社会各个角落的严重问题。

我们认为，不结盟运动第六次最高级会议提议发起关于全球发展与合作的谈判至今已有三年，这一提议不论从内容还是从方法上来看，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我们欢迎大部分发达国家对七十七国集团最近建议持积极态度，但是我们看到有些人以种种理由拒不承认所提方案非常合理、温和而实际，顽固地不肯接受建议，不能不感到十分失望。

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政策会对世界经济起一定影响，这一点毋庸说明。发展中国家充分了解这一现实，它们注意到南北对话日益陷入程序问题的无穷争执，因此设想并执行了发展中国家彼此多边合作的大纲。在这一方面，我国欣愉地注意到，实施重大的《加拉加斯行动计划》看来是一帆风顺。但是，不应该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视作可以代替南北合作，也不应将此作为发达国家逃避责任的借口。

经过十年的辛勤工作，关于海洋法的谈判终于完成，缔结了一项国际公约，今年已在此通过。在起草《公约》的过程中，各国显示了忍耐精神，作了相互让步，因此对《公约》也寄了很大的信心。这令人欣慰地说明，如果大国有同样的决心和

必要的政治意志，全球性谈判是会有成果的。

(毛里塔尼亚)

伊斯兰毛里塔尼亚共和国对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粮食和农业方面的活动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国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农业活动，农业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80%，所以绝对是我国的优先工作，吸收了我国财政资源日益增多的一部分。《拉各斯计划》将粮食自给自足定为从事任何可行的发展之必要条件。我国忠于《拉各斯计划》的精神，已经拟订了一项以增加生产为基础的国民政策，正在友好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帮助下努力加以执行。

今年的世界粮食情况有所改善，因为部分发达国家获得大丰收，但这不能使我们对另一面悲惨的事实视而不见，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增产远远跟不上对粮食的需求。我国也支持在世界粮食理事会最近一届会议中所建议的建立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储备，以稳定谷物市场。

最后，在这一方面，我要指出，我国是克服干旱政府间委员会的成员，已经与粮农组织合作，刚刚拟订了一项方案，为萨赫勒地区建立谷物储备。

我的分析已经指出了国际经济局势恶化及通过多边机构提供发展援助大量减少之原因。在对多边筹资系统普遍支持不力的情况下，受害最烈的是国际发展协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捐赠国的态度尤其令人遗憾，因为正是这两个机构的工作与第三世界的发展努力最为一致，最配合。

因此，必须立即做到将国际发展协会的资源恢复到从前协议的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财政情况更加令人担忧，因为开发计划署是联合国系统里最重要的多边方案，在发展中国家起着十分重要的筹资和技术援助作用，因此，各方面的预测都认为，开发计划署资源在1980年停止增长，1981年开始下跌，会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我们毫不怀疑，那些财政上有能力的国家知道这种情势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有着十分严峻的后果，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开发计划署摆脱这场危机。在这一点上，即将召开的关于业务活动的认捐会议毫无疑问将是考验各国政治意志的机会。在结束我国对经济问题的论述前，

## (毛里塔尼亚)

我还将简略地提一下我国领土上令人担忧的沙漠化现象，以及我国如何尽力减轻沙漠化的灾难性后果。

我国多年遭受干旱，因此目前沙漠化情况日益严重，令人震惊。由于长期干旱，灾情严重，我国肥沃的地区大大减少。结果是，粮食生产从十万吨下跌至二万六千吨。我国领土共一亿零八百万公顷，其中一千五百万公顷曾被划作非沙漠地区，在过去二十年中，已有93%遭到沙漠化的破坏。为了正视这一局势，毛里塔尼亚政府已通过不少保护动植物的严格规定，还于1981年成立了抗沙全国委员会，并宣布了全国树木日。

当然，我们伊斯兰毛里塔尼亚共和国首先是依赖我国人民的牺牲精神及其主动意志去忠实地努力实现我们自己制定的目标。

但是，要令人满意地完成这项国家方案，所需的经费和技术，是远远超出我国本身的能力的。

在这一方面，我国得到了友好国家和部分国际组织的宝贵援助。

我要趁此机会感谢经常乐于对我国提供宝贵援助的朋友，但是无法在此一一列举。我国还感谢联合国系统对萨赫勒地区的援助，这在帮助我国动员起来同沙漠侵蚀及其它自然灾害作斗争中起了主要的作用。

目前国际经济关系的特点是国与国间贫富的差距日益扩大，并显然缺乏在不久将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决心。这种情况打破了一切乐观的希望。正在这时候，今年六月七日至七月九日召开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更加深了我们在关系着人类安全乃至生存的裁军领域里所感到的失望和沮丧。

但是会议不成功不应使我们偏离各国人民在核领域和常规武器方面实现真正的逐步裁军的目标。

这一至关紧要的目标不仅将确保人类许多成就能得以保存，而且还能将目前用

## (毛里塔尼亚)

于制造死亡与毁灭机器的巨额资源转用于各国人民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那些机器所要毁灭的是工业基础设施和环境。

关于这方面，伊斯兰毛里塔尼亚共和国希望在非洲和中东建立无核区。

我国特别请大家注意以色列和南非核军备的政策以及这两个种族主义者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

我国支持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国关于将两地区变为和平区的要求。

1981年，我国曾在这个大会堂里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认为，整个世界都错，唯有以色列对。

尽管我们长期来目睹犹太复国主义篡夺者的手腕、谎言和背信弃义，但是我们以为我们不会那么准确。

以色列自杀性的蠢行，具傲慢和无视国际法治的态度，以及能够继续逍遥法网之外，都使以色列政权更加目空一切，置国际公众舆论于九霄云外，特别对联合国，这个珍藏着人类价值观念的组织，人类良知的结晶，人类和平与正义愿望的所在，更是不在它的话下。

我们将不重述发生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弟兄身上的悲惨事件，也不想细说无辜平民长期受苦忍难的情况，我们在夏蒂拉和萨布拉的兄弟遭受不堪描述的屠杀就是最近一例。全人类都目睹这一切，虽然无能为力，但已义愤填膺。

(毛里塔尼亚)

我们仅想指出一些事实，来证明纳粹刽子手的做法与自称为大屠杀受害者后代的做法是何等地相似。

在中东，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确实在仿效旧日之法西斯政权，极尽恐怖之能事，实行人们所普遍谴责的纳粹做法，进行所谓的预防性侵略战争；以防卫为借口跨过国际疆界；计划周到地包围和破坏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以集体惩罚手段对平民强行盲目的封销；成千上万地盲目屠杀平民百姓；以自己公民安全为名使别人普遍的不安全；在被占夺的土地上以及在一切难民避难之处对整个民族实行种族灭绝的屠杀。

现在，我们要在此赞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战士的勇气，并且低头缅怀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牺牲的全体烈士。

以色列过分地部署残暴的军队、拒绝一切道德标准、傲慢地显示其种族歧视和宗教狂，是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表明了这一实体的真正目的，其思想体系同压迫别人、剥夺别人权利的丑恶的沙文主义并无区别。

以色列顽固地坚持依照它的条件将它在中东的霸权合法化，否则就拒不实现和平：这正是它一贯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今日已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谴责。半个世纪前定下的这个计划，要从肉体上消灭巴勒斯坦人民、夺取其土地，足以说明犹太复国主义移植计划的目标是用“最后解决”遗恨的办法来抹去其罪行的一切痕迹。

毫无疑问，无论是不断侵略下受害者的阿拉伯民族，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不能忍受犹太复国主义为所欲为的行径及其反复地对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和完全理事会及大会一再通过的有关决议的挑战。

取得中东真正的永久和平与所有各国人民的真正安全的基本条件，只能是以色列占领军彻底无条件地撤出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恢复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在其祖

(毛里塔尼亚)

先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这是从来没有受过的条件。

采取其它态度将助长在该地区的傲慢、侵略和讹诈行为。会引起新的暴力循环，危及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全世界的和平。尽管阿拉伯民族多次无可否认地表示愿意和平，但是其犹太复国主义的敌人却一贯坚持自己的政策，纵容无止境的领土要求，执意永久并吞权利亚戈兰高地和巴勒斯坦领土，愚蠢地梦想控制东阿拉伯地区各国人民的命运。

我国去年说过，联合国必须采取《宪章》所载的强制性措施，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法的规则和联合国的多次决定。美利坚合众国在军事和财政上大量援助、在政治上一贯支持以色列。理应负起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责任，对以色列施加必要压力，确使以色列遵循道德标准和国际法治，尽早履行美国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朋友兼盟国的双重身份之重责。

我国要向兄弟的黎巴嫩人民重申，我国声援他们争取实现其目标；解放祖国，维护领土完整，在全阿拉伯民族世界战略体系里实现其民族统一。

我国呼吁友好的兄弟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加倍努力，保证黎巴嫩在重建国家时得到一切必要的支持，以色列军队无条件地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我国深为关注的另一个地区是南部非洲。我们对纳米比亚的解放一拖再拖，对南非政权在国内加紧镇压、在国外加紧侵略兄弟的前线国家深表遗憾。纳米比亚问题仍未解决。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重建国际法治，结束对该领土的篡夺的唯一实际可行基础。

我国注意到西方联系小组已重申决心迅速执行这项决议，使纳米比亚人民能行使其自决权。我国虽然欢迎西方五国值得赞扬地在努力促成纳米比亚危机的友好解决，但我国并不象他们那样乐观，也不完全同意他们所关心的问题。非洲各自由民族确实一点也看不出比勒陀利亚真有诚意和平、合法、民主地解决现有的冲突。而且，虽然我国尊重纳米比亚各种族的权利，但我国不承认欧洲后裔之少数人独享



(毛里塔尼亚)

特殊的权利，特别是享有过分的否决权。

就安全的原则而言，我国感到惊奇的是，某些西方圈子里唯一关心的问题仅仅只是南非的安全，就象只关心以色列的安全一样。我国认为这是本末倒置。在伊斯兰毛里塔尼亚共和国看来，被剥夺并践踏的安全是非洲人民的安全。

我国要再次重申，唯一可使各族人民都有安全的办法，是与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全力合作，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迅速建立纳米比亚国。在南非境内，虽然种族隔离有所“改善”——似乎竟有所谓“改善”——种族隔离政权根本丝毫没变，跟过去一样傲慢，毫无人性，惨酷剥削，可憎可鄙。

今天，我国要向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兄弟们表示他们应得的敬意，他们积极或消极地反对野蛮的南非政权，使千百万被压迫人民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多种族、平等的南非社会。

种族隔离走着与犹太复国主义同样的道路，用它罪恶的法律迫害非洲爱国志士，在国外充当国际警察，几乎是永久地霸占兄弟的安哥拉共和国的一部分领土，同时不断地侵入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赞比亚及南部非洲其它国家。我国趁此机会向这些兄弟国家、向遭受无法形容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侵略的受害者，表示我国对他们的声援。我国还要重申毫无保留地与各前线国家站在一起。

除了在东阿拉伯和南部非洲传统殖民主义日暮途穷中不合时代的殖民主义蠢动外，近几年来，世界各地又有制造新的紧张的暗火在开始燃烧。毛里塔尼亚人民和政府深深关注这些武装冲突，其中对我国影响最密切的是西撒哈拉的武装冲突。确实，西撒哈拉为确保民族生存，为要求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浴血奋战已达七年之久。

(毛里塔尼亚)

我国紧急呼吁制止这场劳民伤财的无益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我国边界旁，使两个兄弟民族互相争战，有可能使整个地区卷入漩涡，并导致一场国际冲突。

伊斯兰毛里塔尼亚共和国认为接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进入非洲统一组织是积极的一步，我国真诚地支持摩洛哥人民和撒哈拉人民双方都能接受并能结束这场自相残杀的任何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然而，我国已一再申明，我国依然认为要取得真正和平，然后实行必要的和解，最终实现自然的合作，其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开始建设性的对话，从而进行直接的谈判，这是缔结和平协定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我国认为，这一和平协定应最终产生撒哈拉人民的自决和完全独立，排除任何行政或军事方面的阻碍和限制。这样就能排除最后一道障碍，建立和睦平等、紧密团结的马格里布阿拉伯。

非洲过去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方面深受剥削，而今仍是帝国主义垂涎干涉的目标。以上简略地总结我们大陆的紧迫问题使我们看到现在更有必要让非洲大陆各国紧密团结起来。

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是因为非洲各国人民要求我们非统组织所有成员和一切殖民地全面获得政治经济解放。非统组织必将保持其必不可少的团结以及保持对其《宪章》和根本原则的坚定信念。

伊斯兰毛里塔尼亚共和国非常宜于做非洲大家庭各国开会交流意见的东道国。我国坚定不移地相信，非统组织能团结起来再次克服暂时的困难，同时避免牺牲最神圣的泛非主义原则，就是各国享有自决的平等权利和不可剥夺的国家独立权利。

在波斯湾地区，有两个国家同我国一样，是伊斯兰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已经打了两年多破坏甚烈的战争，在人的生命和宝贵的经济基础设施上损失残重。

伊斯兰毛里塔尼亚共和国再次诚心呼吁伊拉克、伊朗两国兄弟停止战争、开始谈判，永久地解决他们的争端。

## (毛里塔尼亚)

另一个同样不幸的冲突仍在阿富汗继续，那是阿富汗遭受侵略、主权被侵犯所造成的。我国再一次呼吁外国军队全部无条件地撤出阿富汗领土，尊重其主权与领土完整和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其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自求进步的主权权利。

高棉民族的情形亦是一样，也是长期侵略和军事占领的受害者。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组成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所领导的民族阵线，呼吁外国军队撤出民主柬埔寨的国土。

我国重申拥护1981年7月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宣言及联合国其它决议。要求尊重柬埔寨主权、结束外国干涉柬埔寨内部事务、尊重其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民主地组织其国家生活的主权权利。

总的来说，我国谴责有些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中、小国，自以为有权用武力改变它们认为具有敌意的邻国制度。

如果各国在独立和团结中联合起来，组成安全的世界，决心担起人类所负的崇高责任，那么新的世界显然不能容忍旧时代的落伍现象和社会及政治的不公正。只有消灭一切霸权主义的倾向，才能满足各国人民保持民族特性、实现自由与进步愿望的要求。

只有完全获得基本自由，才能使人人有权过有尊严的生活。

只有建立公平的世界经济，才能纠正由于压迫或结构失调而造成的全球经济关系所受的破坏。

明天的世界，一个人人平等生活的世界，必须建立在正义和平等之上，否则就建不起来。让我们解放仍被高压统治的人民，解放那些被剥夺地位、人格和被剥夺建立祖国家园权利的受害者。让我们消灭障碍，使人们实现在自由中享受有意义生活的美梦，满足其基本的社会和文化需求。让我们根除残暴的殖民主义之不

(毛里塔尼亚)

公正的余毒，消灭既不平等、也不合南北各国人民愿望和利益的世界经济失调所造成的日深的贫困。

换言之，让我们一心一意地工作，确保在二十世纪末实现新的国际秩序。到二十世纪末，我们将看到一个团结的文明出现在人们眼前，这个文明不是以一个大陆或一派宗教的价值观念为中心，而是含有人类丰富文化的共同遗产。

到那时我们将会为更公平、更切实、更和平、更安定、更富有人情味的新的平衡打好基础。到那时，我们将会为实现《联合国宪章》起草者最崇高的希望之一开辟通道。《宪章》起草者在经历了历史上最可怕的劫难的三年之后曾表示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毛里求斯总理兼国防和内政部长和机构改革部长

阿内罗德·贾格纳特先生阁下的讲话

主席（法语发言）：现在请毛里求斯总理兼国防和内政部长和机构改革部长向大会讲话。

毛里求斯总理兼国防和内政部长和机构改革部长阿内罗德·贾格纳特先生由人陪同走向讲坛。

主席（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阿内罗德·贾格纳特先生阁下，现请他向大会讲话。

贾格纳特先生（毛里求斯）：我代表毛里求斯人民和他们新近选出的政府向各位和联合国表示敬意。

我最热烈地祝贺他当选我们会议的主持人。我深信在他英明干练的领导下，本届大会必将依照人类最高利益，具体实现各国人民的愿望。

(毛里求斯)

我趁此机会向上届大会主席基塔尼大使表示最衷心的谢意。他以高度令人钦佩的方式主持了大会上届会议的讨论。

本人第一次以我国新政府首脑的身分在大会发言，心情的确激动。新政府受毛里求斯绝大多数人民的付托，牢牢掌握我国的命运，在世界上为人类寻求持久和平的事业中发挥我国应起的作用，并为消除国内外形形色色的不公现象，作出我们微薄的贡献。

在这里，我要正式对秘书长完成的工作表示赞赏。秘书长先生代表全人类承担这一职位的艰巨任务，需要大智大勇。国际社会在上一个年度里看到你在一些极其险恶的处境中，机智老练、稳健持平、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赢得了举世钦佩。不幸的是，对你来说今后一年，不见得比过去一年轻松。在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交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中，你集中讨论了迫切需要紧急审查联合国组织，尤其是紧急审查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集体行动的办法。你主张秘书长一职必须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你设想让安全理事会起某种外交早期预报系统的作用。最后，你说你希望本届大会的辩论有比较具体的后续行动。如果各会员国的政治意志能为此目标而有所奋发，你提出的许多建议都可以立即付诸实施。因此，请你放心，我国代表团将充分与秘书长办公室和其他会员国合作，力求早日执行和达成设想中的改革工作方面的任何决议。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联合国会籍普遍原则实际上仍未实现。事实上仍有人在搞单方面行动和排他性的联盟。势力范围和权力均衡尽管不能取得预期效果，不幸仍然是许多国家制定政策的动机。除此之外，许多国家的内政受到难以抗拒的干预，大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惹是生非，一味寻求扩张其势力范围。象毛里求斯这样刚刚获得自由的国家，对联合国组织有着深厚的感情，与本组织功能的发挥必

(毛里求斯)

然息息相关。我来到这里，就是要重申我国对《宪章》原则与宗旨的信守不渝。

我认为，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挽回面子，而是为了挽救和保护生命。我们到这里来不光是发表演说然后一走了之，而是要将我们的言论付诸行动。我们到这里来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更不是为了空喊和平和正义，而是要表明我们是多么严肃认真地要为全体人类的最高利益而努力。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是要表明我们多么乐意本着折衷的精神为国际福祉牺牲一点小我，使这个世界不致毁灭，人类得以生存。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制造新问题，而是寻求各方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对人类有信心，我们相信人类一切善良的本性，这种善良本性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就会成为人类的安全保障。

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对全世界的资源、经验和人的创造力，要有一个统一的想法。我们希望而且必将实现的变化，不是步调、数量或方式上的变化，而是有关今日人之为人及其可能发展的根本品质方面的变化。为了文明的持续和人类生存这一广泛而至高无上的利益，我们都必须作出恳切周详的努力，克服制止国家的野心和争夺。

基于以上所述，我请在座的各位代表在今后讨论问题时不要忘记关于人的各个方面。老百姓不会贪求，也不会热中于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我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渴望，为无数沉默的人讲话，因为这是所有统治者的首要责任。当前国际形势的最大悲剧是，现有的国际秩序已不能满足人类最基本的普遍愿望——  
尊严、和平与安全。

(毛里求斯)

今年六月，毛里求斯人民把绝大多数的票投给了他们认为捍卫人类尊严的人。我们已对我国人民作出了庄严的承诺，要保卫受压迫者，保卫弱者，我们将忠于这一承诺。同样地，我们将本着这种精神，和各国一起，向声声讨一切形式的不公正现象，致力于改善苦难人类的命运。

现行经济秩序，对人类尊严继续不断构成主要威胁，其特点是自生不已的内在不平等，因而造成世界上有限资源的分配不公。年复一年，这种不平等有增无已，以致这种制度的不公现象在道德上令人唾弃，其受害者的匮乏和贫困境遇变得更加无法忍受。一清二楚的是，决不能容许这种制度再继续存在下去。在发展中国家，变革的步调可能太慢，难以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了解，只有通过耐心的对话才能产生变革。我们今天面临的艰巨任务是改组这个由四个世纪殖民主义造成的经济秩序。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毫无痛苦。但是这件工作必须完成，而且一定可以完成。我们要回答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是要继续在无益的争议和争吵中虚耗精力，还是要严肃地研究人类的将来，行动起来，创造真正的锦绣前程。

不论贫富，各国都面临空前迫切的问题无法独力解决。目前的危机是国际经济结构的危机。当前的制度需要在承认共同利益、在这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必须互相关切的基础上，进行根本的体制改革。南北对话必须给予新的活力，刻不容缓。这个对话的成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的存亡持续。我们提要求时不必声嘶力竭，拒绝别人的要求时也不必象以往那样冷酷无情，矜骄自持。我认为，《洛美协定》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小的但却重要的例子，说明南北之间的合作关系可能是个什么样子。

我国政府还要求国际社会的成员对国际海洋秩序的转变这个同等重要的问题作出努力。有关海洋的传统法律秩序已因技术和政治的发展而逐渐解体，必须代之以一个新的法律秩序，从而可以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开发海域——我们地球上最大、最宝贵的区域。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经过经常参加的一百五十多个国家进

(毛里求斯)

行了多年的十分激烈复杂的谈判之后，终于制定了一项《公约》，为国际合作开发海洋奠定了基础。这是人类的胜利，应该欢呼。

所有工业大国都十分积极地参加了这项《公约》的编制工作，该《公约》也大体反映了它们的利益和关切。因此，我们无法了解某些大国为什么要全部抛弃这项《公约》，决定在想法相同的国家间缔结小型条约。这一小型条约将不可避免地会在国际关系中造成新的紧张局势，从而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要求所有国家都在这项《公约》上签字，以使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成为事实。应当将《海洋法公约》视为一个特别的公约，我们敦促各工业大国不要忧虑这项《公约》具有创立先例的性质。所有国家都应本着互相信任和以诚相待的精神，开展这个工作。

毛里求斯除了决心与第三世界国家一起致力拆除将我们地球分为贫富两个世界的贫穷帷幕之外，还坚决反对另一种同样有害的划分，即把世界划分为在所谓的超级大国控制下的两个敌对阵营。超级大国追求君临世界，从而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定全，而这些国家唯一关心的无非是让自己的人民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谋求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毛里求斯决心奉行积极而坚定的不结盟政策。我们要小心翼翼地保卫和维护得之不易的独立；我们要毫不含糊地谴责一切侵略、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和霸权野心。我们热切希望建立一个各国真正自由平等、真正相互依存的世界，其中国与国间的关系是以合作而不是以对抗为基础。

毛里求斯政府推行严格的不结盟政策和遵守大会《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决议，将与国际社会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为印度洋的非军事化而努力。从该决议获得通过以来的几年间，我们看到印度洋在地缘政治中日形重要，这个本来设为和平区的海域竟变成了战区和备战区，为该地区各国带来各种随之而来的危险。印度洋逐渐扩张，已超越了原来的水域。人们现在把它同东南亚各国联在一起，同西亚和中东的事态发展联在一起。设在油戈加西亚的所谓的小型通讯设施已经变成了可怕的巨大核基地，威胁到印度洋各国的安全。各国纷纷争夺非洲之角、



(毛里求斯)

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要地构成所谓的“危机弧线”一带的港口设施。

随着外国军事力量在印度洋以惊人的迅速增加，该地区国家对举行联合国印度洋会议所抱的热望也已减退。毛里求斯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是不会被某些国家玩弄的花招伎俩所欺骗的，因为其主要目的在混淆视听，使这个会议的召开变得遥遥无期，从而制造掩盖其战争阴谋的烟幕。我们严正地向国际社会所有成员提出呼吁，请它们全力支持联合国，以便印度洋会议能在最近期间举行，同时我们也要求那些在印度洋驻军的外国势力互相节制，开始逐步而均衡地撤出它们的武力，使这个区域只为商业航行使用。我们坚信，这个区域内的各个国家一定能够充分保障印度洋各海上通道的安全。

现在我想谈一下一个关系到毛里求斯根本利益的问题，就是毛里求斯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要求。这个群岛被一个以前的殖民国家在违反联合国大会第1514和第2066号决议的情况下从毛里求斯领土割裂了出去。尤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是，在割裂了毛里求斯领土和侵犯了我们的领土完整之后，这个群岛中的迪戈加西亚岛现在变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核基地，对毛里求斯以及印度洋沿岸和内陆各国的安全无时无刻不构成威胁，而大会在1971年宣布为和平区的就是印度洋。

我庄严地向联合国各爱好和平的会员国呼吁，请它们全力支持毛里求斯对查戈斯群岛的正当主权要求。联合国帮助毛里求斯恢复其民族继续财产，不仅是奉行自己的原则，而且可以大声疾呼地明确宣布，它希望各会员国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由于迪戈加西亚问题涉及联合国的两个基本原则即管理国应该尊重其殖民地的领土完整和人民有权过和平而安全的生活，因此我不揣冒昧地说，让查戈斯群岛回归毛里求斯，将使人尊重联合国，而要使联合国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尊重是绝不可缺少的。

时势十分艰难，简直艰难极了。世界经济事实上面临萧条的边缘，其影响范围与程度可能比1930年代的萧退还要严重。对国民经济最脆弱的国家来说，也就是对亿万人来说，大难几乎就要临头。世界濒临经济崩溃边缘的这种形势不利于和平。对一个必然要相互依存的世界来说，长期的衰退、过高的利率、变动无常的汇率加上普遍的保护主义，是对和平构成的威胁。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应该考虑到

(毛里求斯)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这个现实情况。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寻求迫切需要的世界经济复苏的努力始终迟迟不能起步，使我们身不由己地走向经济灾难的深渊。

对毛里求斯来说，我们将全力参加南北对话，并且的确殷切期望对话能够取得进展，但我们相信，通过南南合作也可以取得丰硕的成果。西南印度洋各岛国，正积极促进区域一级的合作。我们希望不久能设立一个印度洋委员会，作为本区域各国进行合作的体制。正因为我们坚决相信世界经济是相互依存的，我们的眼光已经超越现在，看到有朝一日可以把西南印度洋国家集团同其他区域集团联合起来。

侵犯人权是对人类尊严的另一个严重威胁。人们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和酷刑，突然失踪。或在草率审判之后处死，这样的国家太多了。我们明确谴责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不管在那里发生，也不管在什么社会或政治制度下发生。

我们尤其厌恶种族隔离制度。要不是这个可耻的制度的存在，我们真是无法想象出这样不人道、不道德的制度。这个使种族主义制度化的罪恶制度永远玷污了我们这个时代在文明史上光荣的一页。无论对我们在南非的兄弟，还是对我们自己，我们都有责任清除这一罪恶制度的一切残余。否则，我们的后代是不会——也不应该轻易宽恕我们的。

我们互相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我国政府首先决定的一项外交政策就是正式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毛里求斯将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站在一起，支持南非人民争取解放的艰苦斗争。毛里求斯人民和政府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也同样无条件地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为使纳米比亚摆脱殖民统治而进的斗争。南非共和国居然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世界舆论，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我们必须联合起来，采取坚决行动，反对这种行径。在普遍道德基本准则受到践踏时，我们不应该让经济方面的考虑妨碍我们的行动。我们应该大力谴责南非政权企图改变安全理事会第435号决议的策

(毛里求斯)

略。此外，毛里求斯看不出古巴军队留驻安哥拉同南非军队撤出纳米比亚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因此我们要求，不应该再让南非政权以这种联系为借口，使纳米比亚人民迟迟不能取得独立。

我们非洲人有希望可以很快地消除殖民主义最后的残余，南非人民的解放也必然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事实。南部非洲境内种族主义的统治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但绝对不是我们唯一的问题。

我还要提请大会注意，非洲人民希望消除关于非洲大陆只不过是原料的丰富来源这个形象。它也不是外来强权可以肆意玩弄策略的地方，它现在决心不再容忍这种策略。非洲要求所有外国列强不要进行干予，让非洲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当然，如果不是阴险诡诈别有用心，善意的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供的客观的真诚援助是不会受到忽视的。

我们非洲人迫切需要技术，资金和专门知识。我们欢迎技术转让，但是我们不会容忍正在我们大陆发生的同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冲突和争夺行为，我们的问题，无论是经济或社会问题，都需要全非洲同心协力、坚韧不拔地设法加以解决。我们面临的重大难题是维持非洲的统一和巩固我们的独立。

现在我要谈谈离毛里求斯比较遥远的一个地区。但是，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却是每一个毛里求斯人都深切关怀的。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们全心全意地拥护巴勒斯坦人的事业。我们认为，在巴勒斯坦人的愿望实现以前，中东和平是不会成为事实的。毛里求斯审慎地研究各种和平建议，我们愿意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可以接受的任何和平计划。

我们要求所有能够这样作的各方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它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行为。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和对贝鲁特无辜平民进行的难以言喻的血腥屠杀，使该地区的和平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伊拉克同伊朗间的兄弟阋墙之战仍然在进行着，这使希望第三世界永远处于动乱不安和发展不足状态的人引以为快。我们要求冲突双方都停止敌对行为，终止

(毛里求斯)

这个战争为伊朗和伊拉克两国人民所带来的死亡和破坏。

值此不结盟运动必须立即设法解决一些问题之际，这个战争却使第七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不得不延期举行。外国对运动的一个成员国阿富汗的占领，已经进入第三年。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使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停止所有对其内政的外来干涉，并恢复该国的不结盟地位。

国际上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很容易使我们对当前风雨飘摇不定的世局感到心灰意冷。但是，我们决不能让自己心灰意冷，因为那样我们就等于放弃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我国政府社会主义信念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相信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人总是同邪恶和黑暗的势力进行斗争，因为他知道不管斗争多么长久，多么艰苦，善必然战胜恶。

我认为《联合国宪章》就是具体体现善战胜巨大分裂恶势力的一个例证。《宪章》是我们衡量各国行为的标准。我可以向大会保证，我国政府的行动总是在《宪章》的鼓舞之下进行的。

世界总是不断地面临危机，但是当前的危机却是程度更深，影响更远。任何有思考力、敏感的和有正义感的国家都不会保持缄默。然而，光是不保持缄默是不够的。该说话的时候当然要说话，但最重要的还是行动，因为此时此地正该拿出行动来。

我代表毛里求斯人民及其新当选的政府，保证我们会继续不屈不挠地支持联合国，尊重《联合国宪章》。

主席（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谢谢毛里求斯总理兼国防和内政部长和机构改革部长刚才所作的重要讲话。

毛里求斯总理兼国防和内政部长和机构改革部长阿内罗德·贾格纳特阁下由人陪同离开讲坛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怀特曼先生(格林纳达)(英语发言): 格林纳达人民革命政府代表团也要同其它所有的代表团一样, 祝贺伊姆雷·霍拉伊大使当选为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主席, 并祝愿他一切顺利。

本届大会的成败将取决于它是否能使我们重新回到兄弟般友好、国际谅解与和平的道路上来。主持大会审议工作的人其经验、学识和外交手腕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霍拉伊大使以全票当选不仅对他有口皆碑的外交才华表示当之无愧的敬意, 还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他的国家, 社会主义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对谋求和平、正义和社会进步所作的宝贵贡献。我们相信, 他过去的杰出表现证明他显然能胜任目前的艰巨任务。

我国代表团还衷心赞扬霍拉伊大使的前任, 伊拉克的伊斯马特·基塔尼大使, 在处理日常公务时的胆识和公正无私, 在折冲尊俎时的从容不迫和明快爽利。

本届会议是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就任以来的第一届大会常会, 我谨借此机会向他特别致意。对我们, 也就是著名政治家、学者和自由战士何塞·马丁称为“我们的美洲”的第三世界这个地区的各国人民来说,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当选一直是、并将永远是一件令人感到无比自豪、无比欣慰的事。应当指出, 他就任以来只不过短短几个月, 但已为促进和平事业与联合国的宗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此, 我们向秘书长表示高度的赞扬。

本届大会是在我们星球和人类历史处于关键时刻召开的。在这个时刻, 国际经济的沉痾积弊造成的危机, 加上危险的军备竞赛, 特别是兄弟相残、邻人成仇的那种冷酷无情所形成的暴风雨, 来势汹汹, 大有摧毁吞噬整个世界, 消灭人类和摧毁我们所夸耀的人类文明之势。正是在一年以前, 我和其它代表在大会发言中都强调了对险恶国际关系局势的忧虑。十二个月之后的今天, 正值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召开之际, 全球局势的险象不是比以往好转了, 而是更加毕露了。

今天, 联合国在许多方面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的希望所在。本组织不仅应

(格林纳达)

协助和促进建立和平，还应积极推动建立一种世界经济秩序，重新分配资源，以便使贫弱的人能够生活下去，而不是苟延残喘。此外，本组织通过其《宪章》所揭示的理想，及其专门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开展的活动所反映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崇高目标，为出席会议的各个别政府提供了指导方针，并对每一个会员国的国内政策提出了要求。

我国格林纳达十分了解关于人权和社会权利的各种《宣言》切合我国的经验，因为这些《宣言》毕竟是在此聚会的人类代表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还十分了解联合国专门机构内逐步形成了一种有利于促进旨在满足人民需要和愿望的发展活动，一九七九年三月卒底于成的。我国整个革命政治进程，是在这些《宣言》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的发展模式也是根据以人民为依归的各项方案和活动制定的。人民革命政府建立三年半来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正在试行由民众广泛参加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同他们出席地区和全国的代表一样，可以在当地集会，就包括国家预算在内的政府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辩论，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我国，根据保障新闻机构的民主所有制和管理办法的法律，全体人民都可享有言论自由。

我国在切实保障所有能够并愿意工作的男女都能获得就业机会方面，已取得了迅速的进展。

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以期使格林纳达能为其全体公民免费提供现代化的保健服务，使大家都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和营养，足够和条件良好的住房，并确保人人都能享受现代生活的基本服务设施。

中学以下实行免费教育，国家开展了识字运动和成人教育方案，以便根据教科文组织制订的目标和方案，在一九九〇年以前消灭文盲，并将所有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六年级的程度。

(格林纳达)

因此，我们还在继续进行斗争，以便改革社会结构，改善无法忍受的贫困生活状况，并使我国全体人民都能取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发展，享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正待遇。

我国在政治上特别偏好真正的民主体制和以人民为依归的发展态度，我国在处理同周围世界关系的问题方面，其重点是完全符合这种偏好的。因此，我们的目的虽然本着联合国纯正的大家庭精神同各国人民建立正常的国家间关系，但是我国整个外交政策仍然建立在下列几个主要支柱上面、不结盟、反帝和睦邻友好；为世界和平与安全而斗争；决心支持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主权的人民所进行的斗争；完全支持建立一些结构上更为民主的国际金融体制和建立一个公允、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

格林纳达知道，国际关系中缺乏上述因素，会使我国的增长受到妨碍。如果不能建立和平或平静缓和的气氛，我们这个小岛国将和其它处境特别不利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其发展速度便会受到严重的限制。除了明显的道义和政治原因之外，纳米比亚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如果不能将他们现有的能源和资源用于促进南南合作的共同事业，那么我们的发展也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不利影响。除非我们能够找到建立一个新秩序的途径，合理处理我们商品价格和我国进口货物价格之间的关系，否则发展对格林纳达来说，仍然只是一个梦想。

格林纳达面临的问题反映了国际经济的现状。首先，对发展中国家债务越来越重的问题，再强调也不为过份。对于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目前的负债额及贸易条件和国际利率方面的现有趋势已象恶梦一般可怕。举例来说，格林纳达主要出口品之一，可可粉的售价，目前只及两年前的一半。

在许多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和小内陆国正试图续借外债来弥补其对外支付方面的赤字。产生这种赤字的部分原因是输入的通货膨胀、高昂的能源费用及其经济的开放性。

(格林纳达)

由于在一些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外债负担过重的问题更为严重了。这种保护主义倾向与日俱增，第三世界国家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签订的第三个多纤维协定的谈判中所进行的斗争便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鉴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发达国家必须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只开放市场。限制性的关税，不符合国际分工原则的补贴，及对包括食糖在内的许多商品施加的种种定额限制，应当一律取消。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这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时代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部分新殖民主义遗毒。

正是鉴于这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我国政府认为应当重新开始全球谈判。我国政府深信，只有尽快采纳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议，才能搞出一套原则，解决目前影响国际经济制度的这些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

我们认为，全球谈判至今未能奏效的原因在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所采取的顽固立场。这些国家坚决反对对目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制度进行任何结构上的改革；它们只准备同意可以进行一些无关紧要的、使某些完全根据政治原因挑选出来的国家逐步受益的改革。

某些发达国家继续采取抵制谈判的战略，其目的在于长期维持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赖性。我国代表团支持新德里会议的呼吁、要求七十七国集团坚持其有关全球谈判基本目标的协议。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感到满意并受到极大鼓舞的是，若干国家已经并正在完成联合国制订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指标。决定我们还感到鼓舞的是，尽管面临世界经济危机，法国政府最近决定增加对发展中世界的援助，并从一九八三年一月起扩大其发展援助方案，首次将加勒比国家包括在方案范围之内。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确立的目标之一是，改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两个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了使这些机构能够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流动资金，有必要改变其方案的内容，并提高根据目前普遍适用于小岛国和内陆国的指标所提供的资金额。目前迫切需要在以下三个



## (格林纳达)

基本领域重新评价和改组货币基金：清偿能力和国际收支援助；条件限制指数；短期和中期调整的性质和阶段。

关于改革世界银行的问题，人民革命政府注意到在银行的几个业务方面，已经或正在采取改革行动。但是，对世界银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尚未进行改革。要求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采用公平的标准和办法分配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并有效地支付这种援助的费用。布兰特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所提的建议表明，由于目前工作人员过分集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集中于银行总部所在地华盛顿，势将使世界银行对借贷国的问题和态度缺乏了解。此外，银行的协定条款要求分散进行银行的活动，但迄今并未做到这一点。除其它事项外，分散活动能使银行吸引和保持雇用第三世界国家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

人民革命政府坚信，只有根据上述原则改革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才能帮助包括小岛国和内陆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外债问题。

为了使多数发展中国家取得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保证顺利地进行适当技术的转让，有必要大大增加发展援助的数额。通过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能做到这一点。的确，如果不增加发展援助的数额，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有破产的危险。

我们认为，海洋法公约能促进和平，并有助于消除邻国之间的潜在冲突。当然，我们还认为，这项公约提供了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使我们能通过开发海洋资源谋求经济发展。

因此，格林纳达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公约已得到批准。我国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公约的缔约国。

关于南南合作，格林纳达人民革命政府认识到，尽管有合作的可能，进展速度却十分缓慢。但鉴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依存关系，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举例来说，目前迫切需要解决实现扩大南南贸易与合作目标所必需的海、空运输设施问题。

但一九八一年的加拉加斯会议确已着手制订更为切实的观念和具体措施，包括

(格林纳达)

确立一套根本体制，以便使发展中国家能比过去更积极地执行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方案。如果有适当的后续行动，这项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尽管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不断耗损国力的经济危机之中，但由于继续在可能毁灭世界及人类的尖端武器方面耗费巨额款项，致使世界变得更为穷困，大量的经济和其它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

过去几年来，人们一直听到有关毁灭性武器生产数量增加的可怕消息，并且由于绝望无助，不得不想到自身毁灭的可能性。在这种可怕的阴影之下，格林纳达要求核大国扭转目前的核扩散趋势，着手切实管制军备，裁减军备。

格林纳达认为关于第一次核打击和有限核战争的理论是讲不通的。这种理论即使不算是鲁莽轻率，也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它意味着一个核大国愿意试用它的核武器。因此，格林纳达欢迎苏联在联合国第二届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大胆承诺。我们了解这种承诺的积极影响，并要求其它核国家采取类似行动，以利维护世界和平。格林纳达再次呼吁坚决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格林纳达决心参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促进世界和平与裁军的进程。为此，格林纳达对旨在结束军备竞赛、取得世界和平与社会进步的任何建议，不论由何方提出，只要认真负责，都将加以支持。

世人刚刚目睹了纳粹时代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惨剧。不负责任地武装奉行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是造成这种卑劣残酷行为的直接原因。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是无可辩驳的。自今年六月起，黎巴嫩国土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各种各样武器的试验场，这使数以千计的人遭到杀害，并使黎巴嫩的城市和乡村遭到破坏。这种卑劣的种族灭绝行为和掠夺行径使举世愤慨，但美国却不履行其国际义务，纵容其犹太复国主义盟支胡作非为。总之，由于结成所谓战略同盟，这两个国家已经沆瀣一气。

(格林纳达)

当然，趁成百上千任由宰割的无辜巴勒斯坦难民在梦乡中加以杀害，是整部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绝不能孤立看待。在这方面，格林纳达支持国际社会声讨这种血腥大屠杀。我们严正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以及它为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死亡和痛苦的罪行。

格林纳达坚信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应受到尊重，并要求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撤出黎巴嫩。我们真诚地希望黎巴嫩人民能走向民族和解，并开始进行国家重建的光荣任务。因此，格林纳达呼吁国际社会在这一关键时刻向黎巴嫩人民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众所周知，中东冲突起源于巴勒斯坦人民被逐出家园。因此，只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才能消除该地区目前存在的冲突局势。格林纳达敦促立即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认识到阿拉伯国家联盟一九八二年九月提出的和平建议所含的重大意义。这些建议可以构成解决以阿冲突的合理基础，格林纳达感到自豪的是能够全力给予支持。同时，格林纳达不可能全部接受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不能解决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关键问题。这项计划还试图尽量贬低——如果不是抹煞的话，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作用和重要性，因此显然是短视的，是行不通的。

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真正合法代表，遗憾的是，以色列国及其强大的支持者并不尊重这项决议。但这些势力目前必须认清，将巴解组织逐出贝鲁特，使他们散处于阿拉伯各国，并不意味着巴解组织的失败。事实上，巴勒斯坦烈士和爱国志士的鲜血，将成为哺育他们正义事业的养料。

格林纳达再次重申它坚决声援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并最强烈地谴责对它们犯下的野蛮暴行。我们还反对贝京—沙伦政权在沦陷区内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和镇压政策。

海湾地区的战争仍在进行世界该地区的人民蒙受很大的损失，帝国主义者对此

(格林纳达)

显然幸灾乐祸，鼓掌叫好。我们呼吁伊拉克和伊朗人民停止敌对行为，和平解决争端，并将它们的资源合理地用于国家重建任务。

人人知道，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正在通过各种民主结构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我们坚决不承认帝国主义一手扶植的“柬埔寨流亡联合政府”，这种作法的明显意图在于掩盖波尔波特集团的血腥双手，并使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合法化。格林纳达重申支持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

朝鲜半岛的局势继续威胁世界和平。格林纳达敦促迅速使朝鲜重新统一。我们还要求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朝鲜半岛。

格林纳达希望毫不拖延地在塞浦路斯实现有意义的政治解决，并充分恢复和尊重该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

同样，我们支持让东帝汶人民实行自决的要求。

所谓纳米比亚联系小组的一些成员国显然与现实完全脱节，它们一直在有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谈判中采取拖延战术。

联系小组提出的那种一人两票的独特选举方式显然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不利，因此，前线国家加以反对是完全正确的。造成目前僵局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多管闲事，硬要介入谈判过程，节外生枝地要求把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先决条件。美国的这一立场也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干涉安哥拉内政。

此外，南非一直暗中准备改变纳米比亚国内宪法和行政当局，妄图削弱对西南非民组的支持。并对有关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选举的要求置之不理，从而推迟纳米比亚的独立。南非之所以决定在谈判关键险段背信弃义，入侵安哥拉，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了解。

格林纳达强调坚决支持西南非民组，并强调纳米比亚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和取得完全独立的权利。鉴于谈判显然陷于僵局，格林纳达再次要求联合国迅速采取行动，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

(格林纳达)

南部非洲局势的主要特征是，南非决心通过经济压力和破坏、直接的军事干涉和对雇佣军的资助，把该地区各国搞乱。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赞比亚、博茨瓦纳、莱索托和塞舌尔等国的遭遇，都证明了这一点。格林纳达敦促南部非洲各国加强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结构。同时，我们强烈谴责南非屡次进攻这些国家，谴责它支持破坏治安的集团和匪徒及其搞乱经济的政策。

在南非国内，由于防范日益严密，凶恶的种族隔离体制无疑更加牢固。我们的黑人兄弟姐妹被关进不折不扣的集中营。黑人工人终日辛劳，但工资微薄，仅足以糊口。他们的工会遭到取缔，他们献身公益的领导人遭到疯狂的追捕。但有人在大谈工会权利和维护工人民主重要性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强调过南非在这方面的倒行逆施。面对这种困难局势，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人民大会）继续站在前列，致力解放南非的被压迫人民。格林纳达保证继续支持南非人民大会和我们的南非兄弟姐妹们所进行的争取人权和多数统治的斗争。

西撒哈拉问题在非洲统一组织内部引起了令人遗憾的事态发展，从而直接威胁到该组织的前途。格林纳达谨促请我们的非洲兄弟姐妹迅速解决有关西撒哈拉问题的争端。我们重申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为争取自决权利、民族独立和主权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第三世界人民渴求于和平与稳定的愿望，促使建立和平区的想法日益受到欢迎。同我们这些加勒比和中美地区国家所进行的斗争一样，我们在印度洋沿岸的兄弟国家也在要求承认它们的地区为和平区。

鉴于某些帝国主义份子在世界这个地区采取挑动战争的手法，格林纳达赞扬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印度、民主也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和塞舌尔等国的政府和人民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坚决努力。我们完全支持它们的下列共同要求：外国军队撤出印度洋；不引进和不布置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停止南非和以色列两国盟国的军事演习；承认各国不受雇佣军侵略威胁的权利。

帝国主义支持的雇佣军最近妄图推翻塞舌尔政府，充分证明了这个恼人的雇佣

(格林纳达)

军活动问题，继续威胁着许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尽管有些国家为在国家范围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有限的努力，但国际社会却缺乏处理这个问题的全面有效的办法。

格林纳达和本半球其它国家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很可能支持雇佣军入侵我们这个地区。

我们再次表示支持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设立的特设委员会起草一项反对雇佣军的国际公约。但我们注意到委员会至今未能完成其任务。我们再次敦促委员会加紧工作，以便能够采取有效措施，从法律上禁止招募、训练、调集、转运、资助和利用雇佣军。情况十分紧急，决不可以掉以轻心。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本半球最大的一个国家推行一种穷兵黩武的政策，其目的似乎在于完全通过蛮横暴力和无情的经济实力来决定一切问题。因此，使尼加拉瓜、古巴和格林纳达受到威胁。

继续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进行军事威胁；不断加强对尼加拉瓜的威胁，包括训练和利用基地设在邻国的雇佣军；试图扰乱我国格林纳达的革命进程；非法和挑衅性地侵犯我国领空——这种好战姿态反映出美国令人惊奇和遗憾地缺乏谅解精神。我们谴责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执行好战和对抗政策的一切行为，并对此表示惋惜。

我们认为，所谓《加勒比盆地倡议》其目的在于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从而对本地区的各国称王称霸。该“捐助国”试图通过所谓赠款对整个地区进行勒索，这是对加勒比共同市场成员国和联合国系统所遵循的多元主义概念的一种嘲弄。这也暴露出该“捐助国”完全没有把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放在眼里。

格林纳达正在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并行使主权，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解决办法，克服本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反对某些国家那种不可一世的恩赐态度，它们寻求发号施令而不是进行讨论，寻求将同它们唱反调的人

(格林纳达)

加以孤立，并试图使各独立的主权人民成为它们的马前卒。

我们坚决主张，每一个国家，不分大小，都应享有不可剥夺的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西欧最近的事态发展证明，为了谋求发展，各国将维护它们在自己选择的地区进行贸易的主权。

为了改进本国人民的生活素质并关切加勒比地区的整体发展，格林纳达再次呼吁将加勒比地区宣布为一个和平、独立和发展的地区。这项建议，首先在一九七九年的拉巴斯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得到同意。在今年三月举行的加勒比共同市场外交部长常务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上，格林纳达再次发出这项呼吁。加勒比地区决不可成为一个制造战争、紧张和对抗的地区。

格林纳达强烈要求阿根廷和联合王国通过谈判，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只有通过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真正谈判，才能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

令人痛心的马尔维纳斯事件提供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牢牢记取的偶发的历史教训。归根结蒂，我们的利益，在于彼此之间求同存异，在于认识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应制订一套解决我们这个地区特有问题的办法。

格林纳达希望重申，反殖是它的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坚定原则之一。因此，我们再次宣布，我们坚定地支持波多黎各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正义斗争。我们再次要求从加勒比地区拔掉这个殖民主义的毒瘤。我们还十分关切中美洲的事态发展，因为该地区有不少人丧失生命，或被迫背井离乡，另谋安身之地。鉴于以色列目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我们也要对以色列军事顾问出现中美洲，深表关切。

我们还要表示我们坚定不移地声援我们的智利兄弟姐妹，他们目前正在英勇反抗一个蛮横的政权。他们之中已有不少人被迁出了家园，过着痛苦的流亡生活。

我国政府完全支持正在进行斗争的萨尔瓦多人民。我们深信，和平与正义的事业，最终定会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取得胜利。

(格林纳达)

我们再次宣布坚决支持独立的加勒比国家，伯利兹和圭亚那，下定决心，维护充分的领土完整。我们要求有关各方采取《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措施，以求和平解决争端；用任何其它办法解决这些争端，都将产生反效果，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重申，完全支持玻利维亚收回出海通道的正当要求。我们认为，缺乏这种便利将使该国的发展受到严重妨碍。

我现在要谈一个越来越紧急、同我国最密切相关的国际问题。这就是发展中的小岛国和小内陆国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三年来，包括前两次在这个讲台上，格林纳达在其它这类国家的支持下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较富裕、技术较发达的国家重视小国的特殊境遇及由此产生的需要。我国总理莫里斯·毕晓普在对第三十七届会议所作的讲话中曾经呼吁将小国的问题视为经济关系中新的—类问题，并促请加强对先天不足的认识。

去年，我国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为了加强国际社会对这类问题的了解，我国代表团列举了目前世界经济制度给小国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制订了继续对这些国家提供援助的最低纲领。

去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和在圣卢西亚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上，我国继续要求国际社会特别考虑到这类国家，即小国的这些特殊发展问题。

最近，在敦伦和多伦多召开的英联邦财政大臣部长会议上以及在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会议的会议上，格林纳达和其它属于这种条件特别不利集团的国家再次提出了这个急待解决和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采取了主动行动，并坚信，鉴于我前面提到的国际经济现状，有必要于一九八三年召开一次有联合国及其发展机构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参加的特别工作会议，以审议这个国家集团的经济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切实的建议。会议应产生—项规定具体执行时限的国际行动纲领。例如，应考虑到经常沉重打击小国经济的飓风和—其它自然灾害的问题。这



(格林纳达)

些国家总是感到十分需要的国际救济往往数月之后才能到达，因此有必要为这种紧急情况制订一项可迅速执行的复兴计划。我们为此呼吁所有发展中的小岛国和小内陆国的兄弟姐妹们和国际社会都对这个问题给予支持，因为我们经济情况一旦稍有好转，必将对国际大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最后，我国代表团重申信守《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崇高原则。甚至面临国际关系危机时，我们仍坚信联合国系统是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最终保障。我们希望再次表明我们愿意参加任何一级的谈判，以便促进区域和平与合作，并进而为建立更加公正与和平的世界做出贡献。

阿德吉巴德先生（贝宁）（法语发言）：按照每年这个时候的惯例，我们又在大会这个联合国系统最高机构聚集一堂，思考与国际社会和各国相关的重要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

首先，我非常愉快地代表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热烈祝贺霍莱伊先生，我们非常满意他当选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主席。

我们认为，他经一致通过当选，是大家对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的杰出成就和品格表示的敬意，同时也雄辩地证明了，由于他的祖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积极地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以促进所有国家间的和平合作，国际社会对匈牙利的敬重。我国代表团深信，在霍莱伊先生明达的领导下，我们的讨论将产生重要的决定。这些决定将有助于形成具体措施，以建立一个基于正义和各国人民大团结的原则，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新秩序。

我国代表团还要趁此机会向前任主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表示感谢和钦佩，因为他卓越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并且在大会第三十六届常会以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和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期间表现了热诚。

我们还要再次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贝宁人民共和国对他的感谢。感谢他在思索各种途径，以使联合国系统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并使联合国在世界面临严重问题时负起充分责任。

借此机会，我们还要表示欢迎秘书长就职以来有魄力、有决心地采取行动，果断地进行着一项艰难的工作，在各种激情和不公正的喧嚣中让人们听得到联合国的声音。国际形势极其令人担忧。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全世界正处于危机状态。尽管我们做出了努力，但是我们好不容易在大会堂通过的决议和建议，却没有取得期待的成果，未能解决我们和全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目睹于此，我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贝宁)

这样，同样的问题再次以更尖锐的形式出现。最近使全世界震惊并继续存在的严重事件，说明国际形势已恶化到何种程度。我们看到的情况确实如此：世界上的敏感地区突然莫名其妙地更加紧张起来，冲突的加剧正迅速把世界推向充满不可预测后果的大爆发。

看到一些国家竟然大模大样地使用武力来解决争端，我们感到极端忧虑，是的，怎么能不忧虑呢？这些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国家全然不顾国际规约，有计划地进行其反常、非法、邪恶、缺德的勾当。武装侵略，军事干涉，占领别国领土，利用雇佣军，公然干涉其他独立国家的内政——凡此种种，都是他们的得意伎俩，用以君临别国，实现其自私和霸权利益，损害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

除了同全面彻底裁军和间歇性危机相关的问题之外，全世界的政治问题大多数集中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同以前历届会议的议程一样，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的议程只不过反映了这种局势。因此，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认为，由于不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而日益贫困的穷国，正是那些深受卑鄙至极的政策之害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人民所追求的，只不过是在一个行动准则受到尊重的国际社会里，同其他国家和平谅解相处，但是在北半球已不复存在的那些情况，在这些国家里却成了日常现象。

在非洲，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指出，纳米比亚问题、西撒哈拉问题和种族隔离问题仍然是重要问题。我们不想重温这些问题的起源。但是，我们要强调指出，一些有力量的国家鼠目寸光，利欲熏心，相互勾结，蔑视联合国的努力，危害了正义和对非洲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保护。

只有根据这些事实，才能解释南部非洲的局势。比如，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讲，那些同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友好的国家阻碍了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也阻碍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问题的解决。在这个地区，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

(贝宁)

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受到一小撮执政的罪恶分子和种族主义者的蔑视，因此被压迫的人民只能采取一种解决办法，即武装斗争。支持比勒陀利亚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动分子现在应当认识到，只要纳米比亚还没有重新获得真正的独立，只要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尚未彻底根除，南部非洲就不会有和平、稳定或安全。比勒陀利亚集团现在应抛弃旧习，不再顽弄拖延应付的策略，而应参加到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谈判进程中来，跟上历史的步伐。

正因为如此，贝宁人民共和国过去支持，今后还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及其领袖，支持我们的兄弟萨姆·努乔马为首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直至他们取得彻底的胜利和完全的独立，没有任何政治和领土的限制。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坚决反对把古巴军队驻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同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主张。

同样，为在自己祖国建立平等、正义和根除殖民主义而战的南非战士，一向得到贝宁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也应当得到联合国更大的支持。在这一方面，贝宁人民共和国一贯主张，并将继续呼吁，制止有组织地屠杀南非民族主义者，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及所有被比勒陀利亚集团监禁或逮捕的南非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大声疾呼，反对一个建立在种族歧视基础上的政府制度，并且采取坚强行动，要根除为国际社会所唾弃和谴责的二十世纪的历史渣滓和祸害——种族隔离。种族隔离。

种族隔离政策似乎体现了人类的愚昧，推行这种政策的人越陷越深，不但在那些被他们贬为班图斯坦的地区，每天把暴力和痛苦加在当地居民的身上，还想把这种暴力和痛苦输出到南部非洲的其他国家去。南非每天攻击联合国的会员国，竟不受惩罚。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为了抵抗一个受国际帝国主义资助和保护的敌人，经常不能集中精力去进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工作。

(贝宁)

面对所谓南非共和国的这些难以容忍的行径，联合国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使联合国的各项决定不受鄙夷和蔑视。首先，我们各国必须谴责南非种族主义者对安哥拉和前线国家的侵略和骚扰行径，我们还必须反对使用雇佣军，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特别祸害。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坚决支持西南非民组，支持争取一个统一繁荣的纳米比亚的自决、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正义斗争。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其决议和决定得到尊重。安理会必须考虑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全面性制裁，迫使南非恢复理智。第435(1978)号决议依然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必须予以拒绝。

在同一个问题上，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根据安理会第421(1977)号决议而设立并且负有监督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任务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已陷入瘫痪。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目前正在讨论的该委员会的报告(S/14179)将获得通过，以便加强强制性武器禁运的监督方法。

我们还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审议西撒哈拉的局势。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表示遗憾，因为对西撒哈拉的殖民侵略是来自非洲，而不是来自外面。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通过了一些颇有勇气的决议，旨在使倍受折磨的撒哈拉人民实现自决。虽然有了各种建设性的建议，以求解决非法占领别国领土的问题，因为这种占领危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且越来越可能使冲突国际化，但是侵略者百般阻挠，拒绝进行坦率的合作，对此我国表示谴责。

贝宁人民共和国支持撒哈拉人民的正义事业，最强烈地谴责继续剥夺英勇的撒哈拉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的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贝宁人民共和国重申声援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要想恢复这个地区的和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就必须立即考虑结束这场冲突的办法。

谈到中东局势，任何人也不应该低估这个地区紧张状态的危险性。以色列入侵贝鲁特犯下的侵略罪行，及其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是特拉维夫当局全球性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在中东表现的一个典型方面。特拉维夫犹太复国主义

(贝宁)

份子之所以顽固推行这个侵略、占领和赶尽杀绝的政策，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无条件大力支持而受到鼓励。国际帝国主义向他们提供后勤支援、武器和资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以色列犯下的野蛮侵略和种族灭绝罪行，诸如最近在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大屠杀事件，只能引起人们的憎恶、愤怒和强烈明确的谴责。

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和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其占领军队。以色列必须洗面革心，严格遵行国际道德，因为自己有生存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有权毁灭别人。

巴勒斯坦人民有国家生活的权利，有权在公认的、安全的、有保障的疆界内立国，有自己的领土实体。贝宁人民共和国将继续参加双边和多边的努力，确实实现这一目标。

国际社会必须日益认识到中东的严重局势，并使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理解：他们危及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因为中东的和平必然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适当解决。贝宁人民共和国谴责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及其对自己家园的权利。贝宁人民共和国重申在政治和外交上支持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重申支持塞浦路斯人民争取领土统一完整，争取两族和平相处和反对外来干涉的合法斗争。

在亚洲，近来虽然枪炮声稀落，政治和军事局势却依然紧张。因此，我国代表团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在亚洲地区的一切阴谋诡计，图使有关各国人民在决心之下逐步得到解决的危机死灰复燃。只有柬埔寨人民和阿富汗人民自己才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我们谴责对柬埔寨和阿富汗内政的任何干涉。必须让这两个国家的人民自由地决定其命运，对他们安全的威胁和外国占领必须停止。这是实现这个地区和平的必要条件。

贝宁人民共和国已经承认并将继续承认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支持其为实现

(贝宁)

该国政治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反对外国侵略和国际帝国主义集团的干涉。

朝鲜人民渴望和平，渴望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和平统一祖国。这是朝鲜半岛南北两方的共同愿望。贝宁人民共和国欢迎北朝鲜当局为和平统一伟大的朝鲜国家而做出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让朝鲜人民自由地决定其前途。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这是确保朝鲜危机获得切实可行的解决的唯一途径。贝宁人民共和国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不懈努力。这一努力旨在实现全体朝鲜人民的正当愿望，自主和平地统一，建立高丽联邦共和国，从而结束人为武断分裂朝鲜的局面。

我们还支持东帝汶人民争取自由的合法斗争。<sup>\*</sup>

贝宁人民共和国支持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使自已国家摆脱国际帝国主义控制争取自己掌握命运而英勇斗争的那些人民。该地区所有渴望独立的人民应能自由地对其前途发表意见。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所有国家必须铭记并尊重联合国有关决议。经常出现各种恫吓威胁和军事阴谋，以图挫败这个地区各国的革命。拉丁美洲人民的英勇抵抗，以及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值得我们的钦佩和支持。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各国人民，必须继续支持古巴、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及其他国家争取独立自由的和平事业。

印度洋已变成竞争角逐的地区，军事大国在那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建造着巨大的军火库。巨大的观测、控制和通讯设施在那个大洋平静的水面上出现，在这些浮动的基地上储存着大量最新式、最尖端的武器。印度洋上储存的所有这些毁灭性武器是对国际和平和对沿岸各国安全的威胁。贝宁人民共和国对使印度洋军事化的这一竞赛感到关切，重申支持旨在使印度洋变成和平区的一切措施和决定关于这一点，应该接受马达加斯加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的明确建议并使之具体实现。

---

\* 主席在主席台就座。

(贝宁)

印度洋非军事化问题自然使我们想到裁军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的生活和生存问题，那么军备竞赛的浩大支出如果不是疯狂之极，也至少是太不象话，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每年军备支出达四千五百亿美元，而发展援助只要有二百亿美元就足够了。积累这些危险性越来越大的军备，不仅使全面冲突的危险性增加，而且也成了大国的沉重负担，造成它们规避自己的国际责任。贝宁人民共和国深信，这一军备竞赛不仅威胁了人类的生存，而且威胁了世界的经济发展。因为限制或彻底消除军备竞赛，可以使卷入军备竞赛的大国把更多的钱用于发展援助以及改善其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联合国大会最近这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虽然各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却未取得进展。联合国必须为实现普遍裁军继续努力，值此经济危机已成顽症之际，普遍裁军可以把今天浪费在毁灭和死亡上的巨额资金转用于实现维持生命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崇高理想。

我们向苏美两国人民的良知发出最迫切的呼吁，促使他们的政府真诚地进行有决定性的谈判，以结束军备竞赛，实现均衡的军备削减，从而使大量资源可用于增进人民的幸福和援助发展中国家。

我们认为，以上这些是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主要政治问题。这些并不是新问题，联合国一直不停地在通过决议想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有不少会员国蔑视联合国的决定一至于此，我们不禁想到：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如果改组一下，难道不会得益吗。必须记住，《宪章》不仅规定了权利，也为各国规定了义务。依法通过的决定必须执行。讲到这里，我们谨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真诚的敬意，他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的努力值得赞扬。

当今世界的严重局势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也是经济性的。国际经济局势确实使我们越来越有理由忧虑。这次历时十多年并且还在继续恶化的经济危机，暴露出一个长期性的结构问题，其主要现象是：货币波动、通货猛烈膨胀、利率不断



(贝宁)

上升、国际收支极不稳定、负债增加；这些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有害的影响。

这种局势严重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一方面它们的投资能力减弱，另一方面贸易条件的严重恶化又使它们期望得到的出口收益减少到危险的程度。因此他们的生产受到影响，并且由于失业增加，社会停滞更加重了经济停滞。

直到最近，我们致力解决的只不过是这场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而且是试图用权宜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因而没有多大成效。根本问题实在是发展问题，是在国际团结、正义和公平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合作的新关系，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举行了几次专门讨论发展问题和讨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特别会议，在巴黎举行了多次南北对话，以后又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了全球性谈判，还有坎昆会议。自这些会议以来，当然有一些进展，如果不是想法上有进展，至少是词汇上有进展。但是，事实并没有多少改变。某些富国死抓住其不正当手段获得的特权和利益不放，对要求团结的呼声充耳不闻，而且根本不协助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生活不改革，世界经济就继续惊人恶化，这样就不可能缓和国际政治紧张局势，因为经济弱国明白了，经济强国蓄意要它们又穷又弱。如果我们真心想争取国际和平与安全，显然就不能让这种难以容忍的局面长期持续下去。

国际合作显然受到了这种局势的影响。事实上，我们看到多边合作的精神越来越少，这是国际谈判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此外发展中国家负债过多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经济萧条，预算受到严重影响，我们也知道这些国家的人民有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之苦，我们还知道这些国家要牺牲微薄的出口收益的25%，去偿付公营部门投资所需的各种贷款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够偿付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外债呢？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这种差距，这种不

(贝宁)

平衡现象，仍在继续扩大。

富国垄断着世界贸易收益的70%，工业活动的80%，技术的90%。它们竭尽所能通过自私的保护主义措施来阻碍合作的进程；我们看到一种日益增长的新趋势，援助有选择，援助也逐渐减少。

我们认为，全球谈判可以增加机会，摆脱掉目前的经济停滞，促进国家间的公平关系，但是北方的国家全无全球谈判之想，尽干些只止痛不治病、虚晃一枪的解决办法，他们想要长期控治我们，在经济上剥削我们之心，真是欲盖弥彰。

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认为，目前的经济危机是极其严重的，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如果没有所有各方的谅解，没有团结的精神，则不可能找到任何持久可行的解决办法。指望个别国家或部门的努力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只有全球谈判，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聚在一起，才有可能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范围内使形势好转。

短期内，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必须尽力把他们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来援助经济弱国的发展方案。多边援助必须恢复；在这一方面，国际开发协会这类机构的资金重建是应优先考虑的。国际援助机构迫切需要深远的改革。跨国公司迫切需要订立行动原则，跨国公司掠夺东道国财富而不受惩罚的现象必须告一结束。

现在应当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源缺乏，而因开发计划署援助受益的国家的需求又很大。贝宁人民共和国同在这个讲台上发出呼吁的其他国家一道，要求给予开发计划署必要的资金，以便开发计划署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造福发展中国家。

我们贝宁人民共和国受经济危机之苦更大，因为贝宁不但属于最不发达国家，而且至今仍感到早先遭受武装侵略的余痛。

我国感谢联合国当时设立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感谢大会本届会议为完全实现

(贝宁)

该方案的目标即将采取的措施。 贝宁还要感谢为了援助贝宁人民而为执行这项方案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家。

我国正在做出巨大牺牲，建立经济发展基础，这种声援支持了我们。 贝宁发展伙伴圆桌会议将于一九八三年六月在科托努举行。 我国真诚地希望受邀请国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将积极广泛地响应我国关于广泛参加的呼吁。 我国代表团将感谢秘书长为此目的可能采取的任何步骤。

我国先谢谢秘书长，并通过他，感谢副秘书长法拉赫先生为设立造福贝宁人民共和国的特别方案而亲自努力。 第二委员会将在本届会议审议他的报告。 这份报告将促成继续提供有效的国际援助，支持英勇的贝宁人民的发展努力。

我们还要感谢布雷福德·莫尔斯先生，并通过他向米歇尔·杜·金古先生表示谢意，感谢开发计划署协助组织我国十年社会经济发展方案所规定的圆桌会议。

贝宁人民共和国还要再次感谢对我国南部最近发生水灾而受害的居民给予切实声援的所有友好国家和组织。

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贝宁人民共和国正在为促进经济发展进行英勇的斗争。 贝宁人民共和国、贝宁人民、贝宁党、贝宁政府和贝宁总统马蒂厄·克雷库同志希望，我们在这个讲坛发出的呼吁不会是荒野中的呼喊。 我们依靠国际声援和合作，以取得计划在我国举行的圆桌会议圆满成功，并实现我们的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各项目标。

尽管经常有人指责联合国没有效用，联合国仍然是保卫和平与安全不可缺少的工具。 因此，各会员国历史责任所在，必须克服其民族自私心，给予联合国符合其宗旨和普遍性的条件，使联合国组织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各会员国必须采取行动，以确保联合国不是一个满足民族自私心的机械；我们必须把联合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工具，随时为和平、自由、正义和人民的发展而工作。 会员国，无论大小贫富，必须下决心把联合国变成一个协商和行动的真

(贝宁)

正中心，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和合作，并使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能够和平共处。

祝愿这一想法鼓舞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各位代表，以保证大会圆满成功。贝宁代表团保证积极地、建设性地参加会议，为会议的成功做出贡献。

罗杰斯先生(伯利兹)(英语发言)：新独立的中美洲加勒比国家伯利兹代表团很感兴趣地听取了过去两个星期内一般性辩论上的各种发言。我们听到了富、强国家、较穷、较弱的国家、甚至我们中间最穷、最弱的国家的总统、首相、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的讲话和发言，阐述他们对当今世界状况的看法，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设计的蓝图，甚至表达因没有能力实行必要改革而感到的痛苦。有一种看法我国代表团是清楚的，即世界今天正在经历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情况几乎是本组织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不过，面对这惨淡的前景，伯利兹代表团同意尊敬的秘书长的乐观看法：

“……我们现在较以往更有可能以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人类当前许多重大的问题。”

(A/37/1, 第2页)

由于认识到联合国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成为维持和平、稳定与安全的工具的巨大潜力，伯利兹政府在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独立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申请加入联合国。

伯利兹代表团为能祝贺您，主席先生，经一致推选担任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主席的要职而感到高兴。您代表的国家——匈牙利——始终不渝地支持伯利兹在自己的领土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权利，对此，伯利兹人民将永远感激不尽。

我们还要感谢伊斯马特·基特尼先生，感谢他娴熟地主持了前届大会主席的工作。伯利兹刚加入联合国时正值他主持工作，我们对他高度崇敬。伯利兹代表团还要借此机会祝贺我们的拉丁美洲兄弟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就任秘书长之职。他提交大会的第一份年度报告证明他头脑清醒，办事稳重，使我们相信他将能推动本组织实现其崇高的目标。

(伯利兹)

伯利兹同秘书长一样对需要充分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的结构一事深为关心。我国在联合国合作与支持下，走上自由和独立的道路，就是爱好和平国家统一行动的力量中的一个例子。因此，继续切实有效地实行集体安全制度对伯利兹，其实对多数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一些国际行为的主要准则为基础的：互不干涉国家内政；人民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和在解决国际争端时严格遵守不使用武力的原则。今天困扰着我们的冲突、非正义行为和紧张局势，多数都是由于不断公然无视这些重要准则所造成的。

在萨布拉和夏蒂拉发生的为全世界所深痛恶绝的野蛮事件不应该是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其在安全的疆界内自己的国家生存的合法权利而被迫付出的代价。我国代表团公开声明，伯利兹谴责并痛恨对黎巴嫩无辜平民的残酷屠杀。我们声明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在自己国家界定的安全疆界内建立家园的权利。我们也支持以色列在其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权利。

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主义政权不断侵犯南部非洲人民的人格、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骚扰非洲邻国，是对文明良知的挑衅。我们声明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支持南部非洲黑人多数决定他们领土统治方式的权利。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毫无意义的战争，苏联占领阿富汗，南大西洋的军事冲突，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动荡不安，等等，可以一直数下去。所有这些之所以会发生，都是因为我们无视国际行为准则，只是口头表示遵守。

我们支持执行联合国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有关决议，充分尊重阿富汗的独立、主权和不结盟地位。

伯利兹还赞同不结盟运动关于西撒哈拉问题的立场，并呼吁当事各方开始谈判，以便按照联合国第1514(XV)号决议的原则、非洲统一组织的各项决定和不结盟运动的原则，找到公正永久地解决西撒哈拉冲突的办法。

我们希望东帝汶人民的问题得到解决，自决的原则得到应有的考虑。

(伯利兹)

今年早些时候阿根廷与联合王国在南大西洋爆发的敌对行动，使伯利兹感到严重不安。根据我们的原则，我们不容置疑地反对使用武力来设法解决这场争端。

伯利兹呼吁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并由秘书长参加和斡旋，正式结束敌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战争和战争的后果必须时时提醒我们，使用武力决不是永久解决争端的办法。

在我们中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争取和平与自由的斗争与争取发展的斗争是明显地连在一起的。世界这个地区的社会动乱和紧张局势，在许多方面是长期受剥削，人权受侵犯的产物，并应外来压力。以及无视不干涉、不侵犯的原则而加剧。

虽然伯利兹已采取了旨在防止剥削和凌侮的政策与做法，但这个区域的问题对我们并非毫无影响。我们义不容辞地要坚决努力实现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区域和睦和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基本民主权利。

在这方面，伯利兹欢迎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帝略和委内瑞拉总统埃雷拉·坎平斯关于用政治解决办法来实现这个区域和平的倡议。我们还赞同不结盟运动于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至十四日在尼加拉瓜，马拉瓜召开协调局部长特别会议的决定。

因为伯利兹也认为民主国家间的直接对话是审议各区域局势，寻求解决共同问题办法的合适途径，伯利兹总理，尊敬的乔治·普赖斯于十月四日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会晤了哥伦比亚、萨尔瓦多、美利坚合众国、洪都拉斯、牙买加、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代表。

伯利兹批准了圣约瑟的最后宣言。该宣言强调支持代议民主制、多元民主和分享民主制的原则，并对目前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制度的严重恶化表示关注。

圣约瑟宣言声明相信，为了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必须支持能产生民主、多元分享制度的国内政治谅解。

这种谅解的结果将是绝对尊重按照现有条约划定的疆界，而遵从这些条约才是预防边疆争端和事件的正当方式，同时尽量遵守传统的管辖界线。

(伯利兹)

圣约瑟的会议还声明尊重各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用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来解决冲突，停止军备竞赛，并在充分、有效互惠原则的基础上，消除妨碍加强稳定永久和平的外来因素。

伯利兹方面继续向危地马拉共和国伸出友谊之手，表达友好睦邻态度。我们是两个主权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有着共同边界一起生存，但我们乐观地认为，经过共同努力，我们是能找到有利于双方的合作领域的。我们愿意采取步骤，和平地解决另一世纪产生的争端。但是，伯利兹必须坚持对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特征的尊重。

危地马拉共和国至今拒绝承认伯利兹在其早就得到公认的传统边界内的实际存在，是对本组织会员国对我们巨大支持的公开挑衅，公然鄙夷。危地马拉共和国声称对“伯利兹领土有合法权利”，暴露了一条毫无法律、历史或政治根据的无耻扩张主义政策。

伯利兹的任何领土都从未为危地马拉所拥有或占领，伯利兹属于伯利兹人。爱好和平和民主的伯利兹人民知道这一点。我们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其他邻国也肯定了这一点。全世界通过联合国承认了伯利兹这个主权独立国。

我们重申，我们决心寻求和平解决与危地马拉共和国之间的分歧的办法，以利于两国人民的利益。但是，决不能牺牲伯利兹的领土完整“敷衍了事”。相反，我们寻求与所有邻国的永久和平——在相互信任和尊重基础上的和平，有利于各国人民不断发展的和平。

本着同样的精神，伯利兹支持姐妹的拉丁美洲加勒比国家圭亚那为维护领土完整而作的努力，并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可以接受的国际机构，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

如果说现在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明确的共同想法，那就是世界正陷入经济混乱，国际金融制度迫切需要彻底整顿。

(伯利兹)

越来越多想工作的男女找不到工作；贸易减少至涓涓细流；商品价格猛跌；汇率不稳；投资水平极低。这些情况在较穷的国家内造成了灾难。除此之外，残酷的保护性贸易壁垒剥夺了我们产品的市场、外债偿还的费用不断飞涨，金融市场上的投机买卖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

面对以上种种情况，象伯利兹这样的穷国的经济斗争仅仅是为了生存，还值得惊讶吗？

较富的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不鼓励发展中国家发展出口，其办法为拒绝给我们的商品公平的价格，而公平的价格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将导致国际贸易健康扩大，对大家有利。它们却倾向于提供高息借款，来资助第三世界的进口。我们现在正收获着这种落后政策结出的苦果。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增长率提高了，但只是一种假象，因为这引起了它们债务空前的增加。现在这种必然后果影响着我们大家。即使是那些敢于厉行节俭和财务责任的国家，也是这一不公平的经济制度的受害者。这种制度造成了清偿能力危机和投资下降。在这种形势下，没有人能够取胜，人人都要受害。但由于小国、穷国、发展中国家的脆弱，因此受害最深。根据常情并单单为了平等，都要求来个变化。压制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必有造成经济全面混乱的危险。

我们呼吁工业化国家执行大胆、有效的倡议，以加强我们这些国家经济恢复的努力。我们赏识美国政府的合作，它核准了里根总统的《加勒比海盆倡议》，并希望这个措施只是大量经济合作努力中的第一步。我们还赞赏本半球纳索集团国家——加拿大、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经济合作与援助努力。

伯利兹很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经过十四年的艰苦谈判，终于核准了《海洋法公约》。这个基本上得到了普遍支持的《公约》，或许是在为了更美好的未来的



(伯利兹)

事业中有可能进行合作近期内极为重要的一例。它给了我们希望，使我们感到在人类努力的其他领域中找到其他合作办法。制定这些办法还有比联合国更合适的地方吗？

伯利兹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宪章》是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机制的关键，必须有意识地加强使用《宪章》的机制的意志。为此，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召开一次以最高级代表出席的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建议，来：

“认真致力于加强集体安全的保护能力和先发制人能力，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庇护，也是联合国的最重要任务。”（A/37/1，第10页）

联合国确实是人类最后唯一的希望了。

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阁下当选为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主席，实当之无愧，我首先要向您和贵国表示祝贺。我们深信，以阁下的外交能力、聪明才智和公正不偏的精神，定能卓越地领导我们的工作。

伊斯马特·基塔尼大使在特别困难的一年中能干而技巧地主持了大会各个会议的工作，我们也要向他表示祝贺。

我们要特别赞扬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上任不久，面对的问题很多，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一般性辩论中，一般总是要谈一下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年复一年，我们几乎都是丝毫不变地照着老习惯，对威胁和平与安全的新老问题惋惜一番。可是，今年却出现了一种极端严重的新威胁，使局势日形恶化。我所指的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就是为数日多的人民，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面对着种族灭绝、饥饿与悲惨生活等问题，甚至面对着可能产生的核浩劫竟采取了听天由命、无可奈何的态度。

本届大会面对着一九四五年以来最紧张、最岌岌可危的国际局势，我们大家都需要沉思反省。造成紧张局势的老根源还在，新根源又起，再加上有迹象显示，当前维持安定的结构已经穷于应付，无计可施，使我们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和平的先决条件是不存在的。的确，如果这个行星的绝大多数居民无以为食，得不到教育，居不安乐，没有安全和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和平。没有正义就不可能有和平。如果某些国家还死抱着过了时的制度，要控制别人、要别人仰其鼻息，硬要不顾一切地阻止第三世界国家为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克服发展不足和匮乏贫困而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措施，就不可能有和平。只要强国坚持骄横跋扈，要求发展中国家唯命是从，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成全其帝国利益，和平是不可能的。

(尼加拉瓜)

第三世界百分之四十的人被剥夺了读书写字的权利，怎么可能和平呢？人类的绝大多数正在为克服饥饿困苦而奋斗，而一小撮人却以大量的资源制造武器，用来对付要求正义的人，怎么可能和平？

我们怎能不承认，我们正在面对一九三〇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一九八一年开始，世界国民平均收入一点也没有增加，在一九八二年还有可能下降。当各个国家，以至整个大洲大陆都不单单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仅是为了生存活命在进行斗争，还能有什么和平可言？我们各国要求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使发达国家不能以损害发展中世界为手段去解决其本身的经济滞胀、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拉丁美洲认为有必要为一个独立和安全的战略奠定基础。今年八月，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理事会第八届常会在加拉加斯召开。我们在会上再度强调，所有国家都有主权权利，可以在和平而不受任何压力、侵略和外来威胁的状况下选择它们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

在尼加拉瓜马那瓜举行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第十七届拉丁美洲区域会议，也呼吁建立粮食安全制度，以减少拉美和加勒比各国对一个或几个工业化国家的依赖程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多伦多召开联席年会时，我国代表拉丁美洲、菲律宾和西班牙，发言反对某些机构对需要援助国家的经济制度进行干预。我们曾警告，援助条件越来越多，信贷费用越来越高，以及对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本身表示怀疑，都是极其危险的征兆。

(尼加拉瓜)

关于国际合作问题，某些发达国家往往拒绝履行它们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作的承诺，因此使一些已经着手的重要项目更加难以进行。我国要正式对这种倾向表示关切。

同样可以反映目前这种对人类重大利益抱着漠然态度的是，有些人恬不知耻，竟然想隐瞒核冲突的后果。这些人语无伦次，想叫我们相信，这种冲突可以局限在某一特定地区之内。情况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因为那个全世界武力最强大的国家竟然声称，有些问题比和平还重要，为了实现君临世界、建立政治霸权的目标，使用武力是合法的。

当前美国政府推行的这种不顾后果的政策，使美国和全世界人民不能不想到有发生核对抗的危险。因此，反核运动这样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甚至在美国本土都是如此，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幸的是，这个运动也象其他运动一样，照例对各国政府的决策毫无影响，所以最近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联大几乎一无所获，就是最好的例证。

就在几个月前，拉丁美洲遭到一个美洲以外大国的殖民主义军事侵略，威胁到一个兄弟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当然，我们指的是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入侵行径，其真正根源在于联合王国顽固地妄图在美洲大陆长期维持早应为时代所淘汰的殖民统治。这个侵略者能够侵略阿根廷共和国，完全是因为美国向它提供了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这种支持固然令拉丁美洲人民感到惊异，但也因此暴露了美国所谓的互防条约的真面目，让我们认清了美国签订这类条约的真正动机。

联大无数决议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许多决议都清楚表明，马尔维纳斯群岛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殖民地问题。二十个拉美国家的外交部长一致要求在本届联大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希望大家确切了解，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也是拉丁美洲的问题，必须根据联合国各项决议，重新谈判，和平解决这一争端。

我们基于团结一致原则，义不容辞，必定同非洲的兄弟姐妹站在一起，维护纳

(尼加拉瓜)

米比亚的独立权利。我们反对一切企图在纳米比亚扶植傀儡政权的阴谋诡计。我们要求彻底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并承认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为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我们谴责里根政府四出活动，企图剥夺安哥拉的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利，剥夺它接受必要援助以抵抗南非侵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确信，不论是推行这种敲诈政策，是沿着安哥拉边境驻扎成千上万的种族主义部队，是妄图搞乱前线国家特别是莫桑比克，还是象在塞舌尔那样用雇佣兵来推翻政府，都丝毫不能动摇这些国家的人民保卫自己主权和争取纳米比亚主权的坚定决心。

我们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邻国推行的侵略政策，这种政策是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必然产物。我们重申不结盟运动一再作出的声明：要等到压迫人民的种族隔离非法政权彻底消灭后，南部非洲才能有和平、稳定和安全。吃人的种族主义政权公然违反最基本的人权，把一些劳工领袖抓了起来，判处死刑，我们坚决声援他们。联合国必须加紧努力，设法阻止执行死刑，并争取他们获得释放。

全世界都看到了黎巴嫩遭受的凶暴侵略，看到了只有纯粹政权推行的“最后解决”政策才可比拟的残酷暴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指出，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所干的那种暴行，始自推行领土扩张政策，终至进行大规模屠杀，而主要的受害者正是犹太人。今天，那些在种族灭绝和集中营下侥幸生还的人的领导人居然自己也在干种族灭绝勾当，建造集中营，妄图将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斩尽杀绝，这不能不使全世界感到无比惊恐。

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发生的恐怖罪行，对贝鲁特平民的滥肆屠杀，人民最基本的法律权利遭到剥夺，在促使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不得不切断了与以色列最后剩下的一点有名无实的外交关系。我国同以色列的其他一切实质关系，早在革命成功后就断绝了。这是尼加拉瓜能够采取的最起码的行动，我们要借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完全不承认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同时也表示，我们大力支持巴勒斯坦战士及

(尼加拉瓜)

其唯一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大力支持饱经苦难的黎巴嫩人民。

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必须谴责一个大国公然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部队在黎巴嫩犯下的野蛮暴行。这个大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从而确保犯下罪行的人逍遥法外，甚至变本加厉，有计划地阻挠安全理事会恢复和平的工作。它声称只有它才能管束这个怪物，而实际上正是它对这个怪物一直纵容维护，照顾得无微不至。

上述事件清楚表明，要解决中东问题，只有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决权、返回家园的权利和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国际社会必须加紧努力，使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实行的使用武力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政策无法得逞，因为这个政策可能使巴勒斯坦人民亡族灭种。同样清楚的是，要解决中东危机，美国必须改变政策，不再庇护那些罪犯以及搞恐怖暴行和种族灭绝勾当的人，不再阻挠联合国、特别是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为执行《宪章》规定的职责所作的努力。

我国是不结盟运动的一员，也是一个革命中的国家，我国声援所有为争取或维护其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国家和人民：声援正在努力保卫其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塞浦路斯人民，声援正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其主权的格林纳达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声援正在要求收回被非法占领的关塔那摩的兄弟国家古巴共和国。我国最强烈地谴责对古巴实施的封锁和不断威胁。我国支持巴拿马兄弟政府和人民的正义要求，主张实行托里霍斯与卡特签订的条约。

我国人民同玻利维亚人民一起欢呼玻利维亚恢复了法治和民主。我们声援波多黎各人民，支持他们按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争取独立和自决的权利。必须指出，波多黎各人民面临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也永远不会是美国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拉丁美洲的问题，而波多黎各无可否认地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我们支持朝鲜人民争取在没有外国干涉下通过和平民主方式统一朝鲜的正义斗争。

尼加拉瓜重申支持不结盟运动关于西撒哈拉的呼吁，要求有关各方立即进行谈

(尼加拉瓜)

判，按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规定、不结盟运动的原则、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通过的决议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为这一冲突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

我国欢迎东南亚各国设法开始进行对话，以重新建立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国也欢迎不结盟运动新德里部长级会议就西南亚局势采取的立场和发出的呼吁。

影响联合国组织的严重危机，同国际局势的不断恶化是分不开的。因此，我国欢迎秘书长在年度报告中坦率地承认联合国正被一些国家所忽视；我国支持他旨在加强联合国组织，特别是加强安全理事会的权威，以期防止冲突，重振国际安全体系的各项建议。在这方面，值得强调指出，我们绝不能再容忍使用否决权来阻挠对恐怖、侵略和种族灭绝的谴责，不能让受宠于华盛顿的人就以为可以横行不法，违反《宪章》的根本原则和最基本的法律准则。

国际社会应该深切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越来越喜欢使用否决权，反对各国政府本着崇高的责任感提出的使世界上最多事地区获得公正和平的建议。我们愿意具体地提到里根政府今年四月二日否决巴拿马和圭亚那提出的关于中美洲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内容只是重申在各国关系中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应属非法，要求所有有关各方进行对话而已。

尼加拉瓜认为，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和中美洲地区的立场是毫无道理的。我国认为，把我国行使主权权利根据最严格的不结盟意义决定走独立的政治道路描绘成是对美国的威胁，是荒诞可笑的。更荒谬的是，企图把中美洲各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归罪于尼加拉瓜；而这些问题，归根结蒂，完完全全是由于长期拖延，不肯采取适当的解决办法所造成的。尽管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可能会使中美洲获得更大自主的变动，但这种局势中美洲各国人民显然是不愿再无限期地忍受下去了。

我国曾经强调，并且要在这里再次强调，尼加拉瓜政府真诚地希望同美国达成谅解，以便有可能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尤其是在贯穿整个《宪章》

(尼加拉瓜)

并维系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权平等、独立和自决等原则的基础上，大大地改善我们两国间的关系。

我国本着坚定不移地追求和平的原则，向里根政府就展开对话提出过种种办法，一再请该政府派高层次代表举行会议，以避免对尼加拉瓜使用武力的威胁竟成为事实。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的反应是企图强使我国接受一成不变的东西冲突观点，对我国同时施加经济压力、提出指控和进行威胁，最后竟至资助秘密的颠覆活动，并公然在其境内训练反革命势力，准备对尼加拉瓜进行罪恶活动。由于里根政府在财政和组织上援助我国人民的敌人，因此使恐怖活动有增无已，使我国领土受到更多的武装袭击，并使反革命势力的武器、人员和组织大为增加。这些势力获得本来应该仅供正规部队使用的尖端武器——例如靠近洪都拉斯边界两座战略性桥梁被爆炸和破坏以后所发现的那些武器。另外，企图使用武装飞机炸毁太平洋沿岸科林托港我国唯一的炼油厂和各贮油库也是证明。为了让各位全面了解这个令人痛心的局势，我们还必须提一下美国军舰在我国领海巡弋、派侦察机飞越我国领空、以及同洪都拉斯陆军在我国边境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行为。

我国政府出于使我们这个区域的和平获得巩固的决心，参加各国一同努力，谋求可以使中美洲各国相互了解的解决办法。我们中美洲各国间赖以团结的关系极为牢固，任何外来的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不可能使之长期受到破坏。

在这方面，我要提请大家注意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在哥斯大黎加圣约瑟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对中美洲团结所具有的深远重要性。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件说，举行会议的动机是因为深信中美洲各国间直接进行坦诚的对话是检查我们这个区域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的最佳途径，是采取使中美洲人民有益立场的最适当方式。

一九八〇年《圣约瑟宣言》的第一点就肯定指出，本区域各国要和睦地和平共存，就必须尊重不同的政治制度，尊重自决权利和每一国家依照其历史发展解决国



(尼加拉瓜)

内事务的权利。

那次会议所通过的另一重要协议是接纳巴拿马共和国这个兄弟国家为中美洲的组成部分，并决定经常举行本地区的外交部长会议，每年定期开会三次。

最近，我今年四月访问特古西加尔巴时，洪都拉斯外交部长埃德加多·帕斯·巴尔尼加博士告诉我，他要立即召开中美洲地区的外交部长会议，尼加拉瓜立即毫无保留地欢迎这一倡议。我不但答应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将洪都拉斯外交部长所说的他想提出的一项和平方案中的六点列入会议议程，由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各国外长审议。

令人诧异的是，这次谈话之后六个月，也即在本月十月间，却由美国推动避开现在仍然有效的一九八〇年《中美洲外交部长宣言》的协议，召开了另一个外长会议，地点仍是在哥斯达黎加，但是某些中美洲国家却被排除在外。这是违反本区域外交部长早先通过的各项协议的，因而只能认为这次会议内容是无关紧要的次要事件，并且违背了我们各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和平、稳定和发展：

基于上述原因，中美洲正处于政治大动乱之中，严重的经济问题使之更为加剧。然而，正如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总统联名给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和洪都拉斯总统罗伯托·苏亚素·科尔多瓦博士的信中所指出的，不容否认，这一地区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局势和最严重的问题，是洪都拉斯同尼加拉瓜关系的危险恶化，从而可能导致预想不到的大规模冲突。

美国政府的态度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明显地对洪都拉斯军中的当权派施加影响力，促使他们向反革命势力提供大量援助，允许反革命势力以洪都拉斯领土作为攻击尼加拉瓜边境的城镇和哨站的军事行动基地，并供应武器、基础设施和后勤支助，纵容该国士兵进行挑衅和攻击，甚至竟然同美国签订了具体协定。根据该协

(尼加拉瓜)

定，美国政府对洪都拉斯增加军事援助，资助重建机场和军事基地，成倍的增派顾问，并且保有使用洪都拉斯各基地和军事基础设施的权利。显然，这种政策使中美洲的战争危险不断加剧。它鼓励了洪都拉斯及本地区其他国家中侵略成性的好战份子，他们肆无忌惮地公开吹嘘有打败尼加拉瓜的军事能力，并且公开要求外国干涉我国。

这些军事准备行动，不管是大肆宣传的对尼加拉瓜进行攻击的前奏。洪都拉斯公安部队前司令莱昂尼达斯·阿里亚斯上校最近曾对此加以谴责，本星期伦皮拉港市长马西亚·科尔曼先生也加以谴责。他对各新闻社说，尼加拉瓜即将受到空前规模的入侵，伦皮拉港将是这次入侵的组织中心。他说，那里的反革命份子正由美国空军的大力神飞机供应补给。他还说，伦皮拉港有个仓库放满了武器，当地居民都看到，并且有证据证明附近设有反革命营地，已经偷偷地开始入侵我国。

虽然事实俱在，不容置辩，但是却有人处心积虑地在策划一场外交和宣传攻势，诬蔑尼加拉瓜，说我国反对一切对话。然而事实真相是，尼加拉瓜人民正受到攻击，自始至终拒不参加最高阶层的对话以设法解决双边问题的是洪都拉斯。洪都拉斯之所以不愿意参加对话，可能是他们认识到，我国同洪都拉斯这两个具有紧密关系的兄弟国家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实在是我国同美国之间的问题，因为里根政府知道美国太大，尼加拉瓜太小，如果直接同尼加拉瓜冲突，未免荒唐可笑，效果会适得其反，所以选择了洪都拉斯，认为从该国向我们发动攻击最为理想，其目的想要搞乱我国，推翻我国政府，实在愚不可及。美国忘记了，我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如磐石，决心保卫并巩固我们不惜以高昂代价争取得来的革命成果。美国这种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

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九月，我国遭受到来自洪都拉斯的攻击约一百四十次。我国还发现了反革命军事小组的渗透活动大约二十三次。侵入我国领海的事件和海上挑

(尼加拉瓜)

衅事件有十次。合计尼加拉瓜人民惨被杀害的共一百五十多人，失踪的五十多人，物资损失无数，迫使我国政府一度将边区的平民疏散，结果边区成为名符其实的焦土战场。

根据尼加拉瓜提出的多项和平倡议，我国曾推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两国首脑于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在瓜索勒边境哨站举行会谈。根据在瓜索勒的协议，我国曾一再要求两国的陆军指挥官举行会谈。今年四月，我去特古西加尔巴同帕斯·巴尔尼卡外长会谈，向他提出七点和平计划，后来这个计划被洪都拉斯全部拒绝。我国又多方设法，使两国武装部队的参谋长今年五月在博爱边境哨站进行了会谈，但是在博爱会谈取得协议以后，双方实际上只进行过一次会谈，就是两国海军领导人在科林托港的会谈。

由于边境局势迅速恶化，而洪都拉斯又拒绝提出目前局势所急需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所以尼加拉瓜再度努力，于八月六日邀请洪都拉斯总统罗伯托·苏亚索·科尔多瓦先生同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协调员、革命统帅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在马那瓜会谈。据非正式透露，双方会谈之前，首先需要召开一次外长会议。于是我在八月二十四日邀请洪都拉斯外交部长于九月初到马那瓜会谈。十月四日我再次发出邀请，并且请他决定日期。洪都拉斯对两次邀请的回答都说工作很忙，现在无法作出任何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两国政府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和平倡议。尼加拉瓜立即表示欢迎，并且表示非常愿意接受；然而不幸的是，洪都拉斯表示拒绝，理由是目前有更重要的事情亟待处理。

尼加拉瓜十分了解中美洲当前的局势动十分棘手，所以已经加倍努力，续尽人事，希望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同美国和洪都拉斯关系紧张的问题，因为我国已经把争取和平列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指导原则。尼加拉瓜的唯一目标，是在绝对尊重《宪章》原则和不结盟原则的情况下和平地生活，继续推动我国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

主席（英语发言）：刚才我们听取了一般性辩论一百四十三个发言中的最后一个发言。这个数字本身表明各会员国对联合国活动的关心。我们听取了一些国家或政府首脑的讲话。一般性辩论中的政策性发言反映了象联合国这样一个组织当然会有的观点和态度的多样性，我深信这些发言将促使大会完成今后几个月的任务。我谨借此机会向所有在发言中对我国和我本人赞美有加的代表，再次表示我真诚的谢意和由衷的感激。

现在请要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我要提醒各位，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规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限于10分钟内讲完，第二次限于5分钟内讲完，代表们在各自座位上发言。

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求作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回敬某些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期间，就所谓东帝汶问题毫无根据提出的诽谤性指责和含沙射影的攻击。象以往一样，还是那些代表团重弹那一套老调，指摘我国政府，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这些代表团再度对东帝汶目前的实际局势进行老一套的歪曲论证，任意颠倒黑白，我们对此也并不惊讶。

人们也许会说这种年年玩弄的花招不值得予以置评。但是，这些代表团为了少数几个早为东帝汶人民唾弃并揭露其真面目的所谓东帝汶流亡者的福利和一己私利，坚持开展他们的运动，真正受到损害的是东帝汶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杰出的葡萄牙总理阁下在大会讲话时提到，葡萄牙在七年前就“无力再继续行使东帝汶管理国的职责”（A/37/PV.14，第6页）。尊敬的总理阁下显然觉得不必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的。记录表明，葡萄牙实已停止行使这些职责，因为它在一九七五年八月极其不负责任地把东帝汶弃之不顾。在此以前，它唆使它自己扶植的党，东帝汶革命阵线，夺取政权，对其政敌实行恐怖统治，同时为此向它提供武器，致使东帝汶局势恶化到内战的地步。葡萄牙就这样极其糟糕地处理东帝汶

(印度尼西亚)

的非殖民化进程。葡萄牙抛弃这块领地，实际上就放弃了作为管理国的职责，此时连东帝汶革命阵线也以单方面宣布独立一举突出强调了这一点。因此，葡萄牙政府在一九七五年有这么一番作为之后，现在竟然声称它对东帝汶有强烈的“民族和道义义务”（同上），竟还要别人承认它仍然是管理国，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要是七年前具有这种高尚的道义责任感就好了。果真那样的话，成千上万东帝汶人本可免于内战造成的死亡和痛苦。因此，我们认为葡萄牙以它自己的所作所为，放弃了作为管理国的道义权利。我们仍然感到惊讶的是，即使在我们兄弟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中间，依然还有几个国家想把时针拨回去，把东帝汶归还给前殖民主子。不可逆转的事实是，当绝大多数东帝汶人决定基于并完全依照大会第1514(XV)号和1541(XV)号决议，通过与印度尼西亚合并从而取得独立的时候，东帝汶的非殖民化进程即告完成。

葡萄牙总理曾提到东帝汶人由于和印度尼西亚合并，因而其“文化特点”据称受到侵犯，这也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们不知道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不是东帝汶的文化特点应该是葡萄牙语的，还是我们应该推断说东帝汶的文化特点是扎根于葡萄牙语的？如果就是这种含意，那么我们是否要将此作为为某种文化帝国主义是往昔殖民主义不可避免的残余进行辩护的理由而加以接受呢？

有些发言代表还说，所谓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是“东帝汶人民的先锋组织和合法代表”有人甚至把它捧成“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种荒诞无稽的提法，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对世界上一切真正具有这种地位的真正的解放运动的侮辱。

(印度尼西亚)

所谓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是在1974那一年葡萄牙革命后成立的。东帝汶革命阵线从未反对过葡萄牙殖民主义，它的领导人只不过是葡萄牙殖民政权宠爱的勾结者而已，它的武装成员主要是前殖民军的士兵。如果对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来龙去脉和实际地位仍然有疑问的话，那么1975年葡萄牙殖民政府公开援助和鼓励东帝汶革命阵线以武力而不是以民主方法夺取政权的一系列事件，就足以消除这些疑窦。东帝汶革命阵线只是东帝汶那时存在的五个政党之一。另外四个政党是帝汶民协、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动党。葡萄牙自己承认，帝汶民盟明显是五个政党中最大的一个。因此，在1976年5月，当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权，表示希望通过合并实现独立的意愿时，它与其它三个政党一起，无疑代表着人口的绝大部分，并实际控制着这块领土。

我认为，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确曾进行过独立革命战争的国家 and 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反对殖民主义达几十年之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 and 民族，作为一个始终不渝地支持全世界真正独立运动的国家 and 民族，它是有一些经验的，能够区分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那些只不过是与殖民政权勾结的假革命分子。我们希望，我们不结盟运动的兄弟国家中剩下那少数几个支持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国家，也能把两者区分开来。

一般性辩论中有人声称“印度尼西亚从未反对过葡萄牙”。如果此话的意思是印度尼西亚从未拿起过武器反对葡萄牙，这当然是没错的。但是，有记录可查，印度尼西亚就象在世界一切论坛上反对殖民国家、支持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一样，历来反对东帝汶和其它地方的葡萄牙殖民主义。在东帝汶问题上，我们从未武装反对葡萄牙这一事实，仅仅表明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从来抱扩张主义或领土野心。事实上，当葡萄牙新政府在1974年葡萄牙革命后着手在东帝汶开始非殖民化进程时，我国政府对此表示衷心的欢迎，并对这一进程的圆满完成以各种方式表示善意，并予以合作。因此，东帝汶事态随后的悲剧性演变不是我们造成的，无论怎样能言

## (印度尼西亚)

善辩，歪曲事实，也不能推卸掉葡萄牙和东帝汶革命阵线对1975年东帝汶发生的暴力事件必须负起的责任。这一系列事件也应该足以表明，印度尼西亚在其中的作用只不过是东帝汶人民表示的真诚意愿予以响应而已。

此外，我们只能说，那种对该省目前状况恶意的、彻头彻尾的歪曲捏造，应予谴责。显然，我们在一般性辩论中所听到的种种关于东帝汶的说法，完全是企图把会员国拖入诋毁、反对印度尼西亚的人继续在开展的诽谤和歪曲运动，这些人执意贬损印度尼西亚的政策以及东帝汶发展的真正成就。今天，东帝汶省人民作为印度尼西亚人，与他们的中央政府一起，在友好国家、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天主教救济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援助下，正努力消除四百年来落后与殖民剥削的后果。

那为数不多的几个代表团仍然试图制造虚假印象，似乎东帝汶今天哀鸿遍野，对平民百姓采取大力军事行动，大规模剥夺人权。

为免重复，我想——

主席（英语发言）：对不起，我要打断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他的十分钟发言时间已到。

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是否可以再讲一分钟？

主席（英语发言）：请你尽量简短些，因为时间已到。

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英语发言）：为免重复，我只想指出，东帝汶并无饥荒，今后也没有这种危险。没有对平民百姓，即便对东帝汶革命阵线也没有采取任何大力军事行动，因为东帝汶革命阵线在东帝汶已不复存在。

最后，我国代表团断然驳斥关于东帝汶的种种说法，它们是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对印度尼西亚内政的严重干涉。

怀特先生（联合王国）（英语发言）：马尔他常驻代表昨天提到战争残余问题，尤其是涉及瓦莱塔港口的战争残余问题。去年十月八日，安东尼·帕森斯爵士在大会上所作的答复中曾详尽阐述了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历来愿就这类问题进行双边讨论，这一立场没有改变。谈论先决条件是不恰当的，引用一项假定的普遍原则也同样是不恰当的。

英国政府曾一再表明，虽然在法律上它并没有义务清除马尔他水域中未爆炸的兵器或舰船残骸——其中多数是由于战时轴心国进攻直接造成的，它仍将根据具体的港口发展计划考虑如有足够证据表明残骸或未爆炸的兵器阻碍计划的执行时，可能给予什么样的援助。这个建议仍然有效。

这个大会堂里有一些人可能已经注意到，英国最近的确异乎寻常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朴茨第斯港口水域中，把四百年前沉没的亨利八世号旗舰打捞起来。但是，我向各位代表保证，这纯属例外。我们处理瓦莱塔港口问题的态度反映了英国的习惯做法，即除非残骸显然妨碍航行，否则是不予打捞消除的。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一般不行使答辩权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论点。我在联合国二十年，实际上这是我个人第二次行使这种权利。这次我要着重指出摩洛哥王国代表在大会第三十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种种遗漏、不正确和歪曲事实之处。

摩洛哥王国代表谈到阻挠结束西撒哈拉冲突的多种多样花招，提到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和大会去年通过的第36/406号决定，却只字不提第36/46号决议。

这种遗漏出自摩洛哥代表团，当然不能称之为花招啦。

我国参与了内罗毕的协商一致意见，但是我们始终表明，要使协商一致意见实际有效，摩洛哥必须撤销它的西撒哈拉行政机构，结束它对西撒哈拉的军事占领。但是，为维护非洲团结起见，我们并未绝对坚持这些条件，因为根据一项谅解，如果协商一致意见得不到贯彻，我们将撤回我们原来暂时同意的但当然是真心诚意的



( 马达加斯加 )

让步。这种诚意在通常国际交往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唯独摩洛哥在贯彻委员会今年二月的内罗毕会议上指明冲突涉及哪几方时，却缺乏这种诚意。

那么是谁破坏了非洲统一组织第十八次首脑会议协商一致的意见呢？是压制他们自己不提要求的人呢，还是那些顽固地坚持要求非统组织——不顾各种证据——宣布摩洛哥和波里萨利奥阵线之间没有冲突的人？当你声称你面临着一场与你故意无视、实际上是你凭三寸不烂之舌予以抹煞的一方之间的冲突时，混淆视听的手法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摩洛哥王国代表想专横地——且不说是表面地解决非统组织目前面临的危机以及接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参加非统组织的问题。虽然早在一九八〇年，由于有二十六个国家在塞拉利昂的弗利敦表示了主权的意愿而接纳了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摩洛哥却称接纳是化装舞会式的胡闹。至于化装舞会式的胡闹，摩洛哥方面应该知道自有“绿色进军”、吉马残余议会的协商和所谓的内罗毕倡议以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内罗毕倡议，一俟无可否认的后果不再符合摩洛哥领导人的口味时，迅即遭到他们驳斥。

我国在本届会议的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说过，非统组织的危机不是也不可能是自从非统组织接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之日开始的。具体地说，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出席会议的三十二国中的三十一国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了非统组织宪章，有一个非统组织成员国，由于当时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各国代表熟知的的原因，违反了非统组织宪章第3条规定的一项原则。危机从那时就已开始。

摩洛哥对危机负有责任，因为在西撒哈拉问题上，它歪曲了应当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彻底解放尚未独立的非洲领土的事业这条原则。摩洛哥近年来耍弄的全部花招，莫过于它拒绝进行它曾郑重允诺进行的谈判。令人并不感到惊讶的是，摩洛哥方面为了给自己开脱——或者说试图为自己开脱，好意思说马达加斯加同其它国家一样，是这场危机最积极热烈的策划者之一。

(马达加斯加)

我们已不再去数这些歪曲弄假的做法。就象我们不能指望摩洛哥代表团在这一点上同意我们的观点一样，我们明白——这里我们指的是我们去年十月八日所说的话——摩洛哥代表团也不会相信非洲有决心要克服这场危机，它认为我们不会达到目的，我们知道甚至也不必去和那些指望从非洲暂时不团结的状态中渔利的人抗争。这是和我们公开宣布的全部原则背道而驰的，但是很显然，在摩洛哥代表团看来，我们宣布的原则只能是虚假的。

我们并不自称是非统组织唯一的捍卫者或者是真理、智慧和大多数人的意志唯一化身，但是，我们无论在部长级还是在国家元首级今年七月和八月在的黎波里举行的会议上，至少有勇气呼吁实现非洲团结的根本目标。众所周知，摩洛哥的回答是断然拒绝。

基尔贾先生(土耳其)(法语发言)：使我非常吃惊的是，瑞典外交部长谈到我国时言词竟然很不客气，这当然是很不应该的。

自然，土耳其目前的政权是军事政权，但绝不象瑞典外交部长故意认为的那样，是军国主义政权。

我略举几件事实。

根据1961年《宪法》设立的议会机构于1980年9月完全陷于瘫痪。议会已绝无能力立法，甚至也无能力选出共和国新总统。极度软弱、摇摇欲坠的政府再也不能行使共和国的权力，尊重法律和秩序。就在军队出面干预之前，受恐怖主义之害的人数几达每天三十人。极左派的恐怖主义，是那些正在煽动相当露骨的阴谋，企图摧毁和废除民主民族共和国的人手中的工具。与此相反的极右派恐怖主义，则有违反民族国家统一的原则，促使宗教分歧的危险。

正是在这种极度危机的情况下，土耳其军队才认为有责接管政权，着手进行大规模复兴工作。这种复兴工作确实需要对政治和工会生活施加极其有限——我再说一遍，是极其有限的——而且是暂时的限制，但是总的说来，这些限制留有很大

(土耳其)

的余地，可以自由批评，允许人们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交由法庭——而且是合法组成的法庭——审判的那些人，只是一些极左和极右的恐怖主义者，以及他们最紧密的同谋。 必须记住，我国极左和极右两大阵营的恐怖主义者人数近乎三万人之数，这或许会使人们更易于看清并理解治安部队和司法机关所面临的困难。

土耳其军队忠于自己的民主传统，答应及早还政于民，建立正常的民主政权。土耳其很快就会有一部新的民主《宪法》，起草工作即将完成，明年将举行新的大选。

到那时候，瑞典外交部肯定会后悔自己失言，而且会明白——至少希望他会明白——土耳其不是一个逐渐陷于十恶不赦的极权主义的国家，而是一个正在获得新生、即将大放民主光芒的国家。

这种种断言，出自对我国实际形势惊人的一窍不通，以及思想上和政治上使人难以作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判断的偏见。 瑞典外长正有这样的毛病，我们颇感遗憾。 倒并不是因为他的言词失于公正——这无关紧要——而是因为这一事件必然会损害土耳其和瑞典的传统友谊。

最后，我要告诉他，瑞典政府在有关民主的事务上，无权扮演所谓正义裁判者的角色；北欧的政客们往往有点轻率地以为他们自己的观念值得输出，似乎这种观念适用于其它发展环境极为不同的国家。 其实，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并不是北欧的独家产物，其它国家，包括我国，也有珍爱民主理想的仁人志士，他们不愿象他这流政客的误解和无知，正为加强民主观念和制度以及人权而努力奋斗。

土耳其民主主义者最杰出的代表在我国军队的成员中。 他们不需要瑞典外交部长或无论什么样的外国人来教训他们。

让那些积习难改的怀疑派和初学制订法典的人等着瞧吧，尤其是要让他们学会怎么看问题。

马丁尼·乌达内塔先生（委内瑞拉）（西班牙语发言）：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发言使我们非常遗憾。他所说的话丝毫无助于就委内瑞拉同圭亚那之间的领土争端，和平达成令人满意的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他一派花言巧语，诬控委内瑞拉进行侵略、用心不良。但是，委内瑞拉的历史和传统本身以及我国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都证明这种诬控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十分清楚，不容否认：联合王国承认了委内瑞拉把埃塞奎博河作为边界的权利，可是后来它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难移，故态复萌，又干领土掠夺行径。一八九九年在殖民国家间的谅解下所搞的一幕仲裁丑剧就反映了这一点。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委内瑞拉、圭亚那和联合王国在日内瓦签订的一项国际协定，承认由于上述事态发展而存在着领土争执，并决心找到切合实际的令人满意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我国的民主政府不断更迭，各政党分别执政。正如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向大会指出的，历届政府都同意尊重这项文书，表示愿意遵守其各项规定。

过去十六年来，委内瑞拉政府一直向圭亚那政府要求它遵守《日内瓦协定》规定的义务，通过谈判找到令人满意的办法，切实解决争端。在此期间，圭亚那政府却有计划地避不履行这项承诺，一味诽谤诬蔑委内瑞拉是侵略者。而事实已经驳斥了这种指控，证明我国一直坚定地热爱和平，尊重自己的承诺和国际义务。

委内瑞拉政府关切地注意到圭亚那外交部长的发言。我们发现，这些发言虽然再次提出那些长期以来的指控，但是也有可视为是反映《日内瓦协定》的提议。为此目的，发言中提议在三个国际机构中任意选择一个作为有关一方，可能是担负《日内瓦协定》第四条规定的任务，其中包括为缔约国指出和平解决目前领土争端的方式。这项提议使委内瑞拉政府感到关切。委内瑞拉政府事实上已经通过《日内瓦协定》规定的双边关系和通过适当的外交途径，向圭亚那提议将此任务直接交付给联合国秘书长，因为《协定》中明文规定了秘书长的调停作用。

圭亚那外交部长不但没有照办，反而在发言中蛮横地提出了一项对案。委内瑞

(委内瑞拉)

拉政府尽管对在此情况下提出这种提议有严重保留意见，但是仍然作了十分仔细的研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委内瑞拉政府现在不对这些提议作出回答。不过，委内瑞拉政府坚决按照《日内瓦协定》解决争端，将再次利用被圭亚那政府单方面弃置不用的一般外交途径。

我们请圭亚那政府要采取一种立场，使它更能履行其国际义务，尽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履行它根据《联合国宪章》应尽的义务，特别是履行它根据《日内瓦协定》应尽的义务。我们请圭亚那拿出诚意，认真地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请圭亚那同我们一起解决英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一起寻求令人满意的办法，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切实解决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

阿德尔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英语发言）：我对尼加拉瓜代表今晚的谩骂和格林纳达早些时候的拙劣学态，不得不表示极为反感。一九八一年一般性辩论时，尼加拉瓜代表曾指控美国准备入侵尼加拉瓜。一九八二年三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尼加拉瓜又提出了这些指控。今天，我们再次听到同样的毫无根据的指控，把美国说成是个侵略者，想要干涉尼加拉瓜和中美洲其他国家事务。当然，美国从来就没有干涉过尼加拉瓜。美国根本没有威胁这个区域内各国的主权和独立，也没有威胁任何其他区域内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同尼加拉瓜目前在世界上的友邦适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没有占领任何外国，没有入侵任何外国，也没有在镇压任何外国人民。

那么，为什么尼加拉瓜一定要三番五次地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说美国要对尼加拉瓜面临的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一切问题和灾害负责？为什么桑地诺主义的国歌还要把美国说成是人类的敌人？

(美利坚合众国)

答案很简单。桑地诺主义领导人同以前那些靠武力夺取权力的强人一样，生怕他们自己不久也会成为暴力和阴谋的牺牲品。桑地诺主义政权反复不断地指控美国，这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一贯伎俩，硬说自己的罪行是别人干的。

桑地诺主义者在上台前一个月曾答应，一旦革命成功，就举行自由选举。一九八〇年八月，他们把选举推迟五年到一九八五年。不到一个星期之前，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在马那瓜说：“我们答应在一九八五年举行选举是当真的，但是——但是——这要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而定。”尽管我们抱着很大希望，尽管尼加拉瓜人民抱着很大希望，但是在桑地诺主义者的统治下未必会举行这样的选举，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相比之下，萨尔瓦多在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了自由选举，百分之九十二的选民都投了票，而尼加拉瓜革命已经三年了，却还没有办过投票选举。在这三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对桑地诺主义革命前司令伊登·帕斯托拉所说的尼加拉瓜“统治灾难”不再抱幻想了。

正是这位一度称为零号司令员的伊登·帕斯托拉在一九七八年八月指挥游击队占领了位于马那瓜闹市的立法官，从而第一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他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的一份新闻声明中对尼加拉瓜当时的局势描述如下：

“在监狱里，他们把反革命分子同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放在一起拷打。这些革命者以不同于当权同志们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就构成了严重罪行，受到惩罚。我悲痛地看到，由于我国的米斯基托、苏莫和拉马等族印第安人遭到迫害、监禁和杀害，没有一家报纸或电台能够向世人声讨这个假借令人畏惧的‘国家安全’统治大西洋海岸和尼加拉瓜全境的恐怖政权，以致我国人民普遍感到不安、苦恼和恐惧，深受失望和人身缺乏安全之痛。”

尼加拉瓜代表今天的指控只不过是掩饰尼加拉瓜的大规模扩军和同时发生的经济与基本人权情况的恶化。尼加拉瓜正在把索摩查时代六千人的小规模军队扩大成二万五千人的战斗部队，而且现在已经把令人畏惧的民兵增加到五万人。尼加拉瓜境内还驻有两千人的古巴部队和大约六千名古巴顾问。尼加拉瓜非政府人士

(美利坚合众国)

把这些部队称为占领军，而为了使桑地诺主义政权保持控制，这些古巴人大概也是很需要的。这是相当典型的情况。不论是东欧、非洲还是中美洲的极权主义政权，往往都需要外来的“同志”军队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大规模扩军在国防上毫无需要，当然是用来搞乱萨尔瓦多和中美洲其他邻国的。在苏联的完全默许下通过古巴向尼加拉瓜重新提供补给，其时机是和周围国家中的战斗紧密配合的，每一次发生新的激烈战斗之前，都发现运到大批军用物资。古巴和尼加拉瓜在整个中美洲建立了广泛的军火供应网，向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等国境内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游击队提供精密军事装备。哥斯达黎加这类国家没有自己的武装部队，试图把该国搞乱，就特别令人不安。尼加拉瓜大使馆有三名特派外交官甚至因同七月三日圣约瑟的恐怖主义分子爆炸事件有牵连而被驱逐出境。后来警方的调查证明，那次爆炸事件正是由尼加拉瓜大使馆策划指挥的。

这些武器还被用来野蛮破坏和扫荡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边界沿线的印第安人村庄和其他经常受到桑地诺主义军队攻击焚烧的尼加拉瓜东北部市镇。许多这样的村庄现已被夷为废墟，一片荒芜。据目击者披露，桑地诺主义部队向平民进行扫射。而且，桑地诺主义军队还封锁向这些地区运送粮食和药品等救济物资，理由是这些援助可能会转到流亡团体手中。

由于尼加拉瓜挥霍无度，倾其贫乏资源购买苏联的 T-54 型坦克和 AK-47 式步枪以及维持这样庞大的军队，所以不出所料，经济已陷于破产。尼加拉瓜的科多巴在外汇市场上甚至已经不再能同美元兑换了。它和卢布一起成为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政权的一种没有用处、不可兑换的货币。

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政府上台三年之后，还在拼命努力使经济恢复到革命前的生产水平。

零号司令员八月时对局势作了如下描述：

(美利坚合众国)

“我国的穷人比以前多了，贪污腐化依然成风，外债加重，基本设施减少，自由也更少了。在索摩查时代，我们至少还有战斗的自由。”

在人权方面，桑地诺主义政权的记录同样骇人听闻。如上所述，联合国和其他地方有一些人专在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身上找毛病，完全看不到尼加拉瓜有什么问题，因而破坏了整个人权运动。我已经提到桑地诺主义者掠夺尼加拉瓜的印第安人，他们至少有一万二千人被迫逃往洪都拉斯。四月以来，三千名非印第安难民也不得不逃亡在外。三月十五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侵犯人权的事件增加了，二百多人被捕。尼加拉瓜政府加紧恫吓政敌。它最近采取大规模行动，压制尼加拉瓜境内的宗教自由。政府接管了二十多所耶稣教教堂，桑地诺主义暴徒扔掷石块，不让马那瓜的天主教主教举行弥撒。八月十二日，天主教界发言人兼天主教无线电台台长比斯马克·卡瓦略神父被桑地诺派警察殴打并剥光了衣服，然后赤身露体地在嘲弄的人群面前游街示众，政府的摄影师和摄影记者纷纷拍下这个场面。然后卡瓦略被关进监狱，受审达六个小时，始终赤身露体。

桑地诺派政权本来并不是非走这条路不可的。新政府本来可以接受美国表示的友谊，因为我们曾尽可能热烈地和尽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伸出了本半球的友谊之手。尼加拉瓜政权上台的头十八个月里，从美国得到的援助超过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政府得到的援助。

然而，桑地诺派领导人却决定利用恐惧、虚构的美国干涉威胁和对我国的敌意来维持自己的政权，他们的主意显然打歪了。当然，这是他们的选择，不是我们的选择。

这种欺骗的结果是经济陷入一片混乱，尼加拉瓜人的人权遭到蹂躏，他们改善生活的希望化为泡影。这些事态发展使我们感到悲痛，实在万分悲痛。



纳托尔夫先生（波兰）（英语发言）：波兰外交部长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九月二十七日在大会发言时指出，波兰代表团前来参加本届会议，同以往一样决心对大会的工作作出建设性的贡献。我国外交部长的发言还向大会提供了有关波兰事态发展的权威性消息。他阐述了我们对于危急局势起因的看法和持续存在的困难，概括地说明了克服危机的前景。他这样做是出于好意，因为这些问题本来完全是波兰当局自己的事，应由波兰当局自己处理，自己决定。

我们有理由断定，多数代表团以充分的谅解听取了波兰的发言。遗憾的是，有些发言人——尽管人数极少——却认为有必要提出他们自己对波兰局势的估计，既歪曲了我国问题的起因，又曲解了事态发展的性质。

我们不打算在纯属波兰管辖范围之内的问题上同人争论战。尤其是对于象英国发言某些部分中的那种恶意中伤或十足的宣传口号之类的个别情况，如果我们都去答复的话，未免自贬身分。在我们看来，这种言论背后的动机是假仁假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因此，我们坚决加以驳斥。

我们也没有料到，邻国瑞典代表团对波兰问题的理解竟是如此肤浅。

对那些关切波兰事态发展但可能考虑欠周的人，我们要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有几位发言人重复了我们好几个月来已经听惯了的评价。他们甚至不愿费神去考虑波兰今年的积极变化。他们也不想看到当局和公众双方都在努力改善局势、不断进行改革，他们无视波兰政府今后的计划，特别是促进民族和协的计划。当然，我们确实还有困难。我们确实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克服目前的困难，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是每一个心怀善意的人都能理解的。

第二，某些发言人完全不顾事实真相，企图把波兰国内的局势说成是使缓和失败的原因。让我来澄清事实。缓和早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之前就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阶段。缓和开始恶化，是同波兰事态发展完全无关的一些倾向造成的。只要回顾一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理事会早在一九七八年就开始作出一系列

(波兰)

决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扩大军备，就足以说明问题。只要看一下美国公开表示推行以实力为基础的对抗性外交政策，也就是足以说明问题了。

对于某些发言中的指控，我们要声明：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波兰的社会安定真的遭到重大破坏，世界局势早就严重恶化了。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采取的措施防止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第三，波兰一向提倡并且今后仍将提倡缓和、国际对话与合作。我国关心的是在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和互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以至扩大对话与合作。

要恢复实质性的有效对话，首先要敢于向前看，而不能老是往后看，互相指责。对话意味着愿意互相理解，充分尊重各自的主权。现在该是采取这种态度，设法逐步改善关系的时候了，不该加剧局势恶化，实行经济限制，发表对抗性言论。

第四，波兰今天特别需要安定与谅解。如果一面对我国的事态发展表示悲伤，一面又在采取政治和经济步骤危害我国的改革计划和国际稳步，那是伪君子的行为。我们有权希望，那些决意对波兰实行压力政策的西方国家政府能更加现实一些，更加尊重合作者。这才符合《宪章》的精神，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我愿借此机会感谢在一般性辩论发言中直接或间接地对波兰表示谅解和支持的会员国代表团。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法语发言）：在此一般性辩论的最后阶段，我不想同马达加斯加大使发生争论战。

但是，我要着重指出，许多代表团尽管和马达加斯加大使持有相同看法，但是在是否接受所谓的撒哈拉共和国加入非洲统一组织的问题上，它们的态度相当谨慎，而马达加斯加大使居然敢专横地肯定从来不曾存在的事。我国代表团曾经提到——可以说是简略地提到——有人企图把打着所谓共和国幌子的一批雇佣军强加于人，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谎言说起来可能很动听，但是他拿出来的货色质地究竟如何，

(摩洛哥)

却是可疑的。如果他老老实实运用自己的思考力的话，原不该指望我们为他喝采的，所有我更无法理解他为何要这样愤愤不平。

另外，贝宁代表团刚才发言时建议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西撒哈拉的冲突。我此刻只想提醒贝宁外交部长注意，他现在似乎还在寻找的方法和手段最初是由摩洛哥国王陛下去年在内罗毕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就国王的倡议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主张停火和举行公民投票。我国代表团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在此地呼吁停止冲突，而在别处却妨碍谋求和平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同样无法理解的是，公民投票还没有举行，为什么贝宁外交部长就要过早判断其结果。

我国代表团谨希望，所有这种愤愤不平、以唇枪舌剑的雇佣军自居的人能够有勇气当胸一捶；因为非洲的圣人说过，这样就会豁然明理。

基尼奥内斯·阿梅斯基塔先生（危地马拉）（西班牙语发言）；我要谈一下伯利兹领土代表的发言。

危地马拉决不能承认我们在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因为我国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保卫百年来一直属于自己的土地。危地马拉决不能承认伯利兹的独立，因为我国仍然认为同英国有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

从何时起，保卫自己的领土也算是扩张主义政策？危地马拉数百年来一直坚持认为，伯利兹领土属于危地马拉，因为这片领土从前属于母国西班牙，我国取得独立时就成为我国的领土。但是，几百年来，一个一贯靠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国家占据着这片领土。我们不久前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中所看到的就是这种政策的作祟。

只要这一争端尚未解决，我们就不能接受独立。伯利兹代表今天也再次承认存在着这种争端。不过，危地马拉要再次表明，我们希望实现并且相信联合国所提倡和支持的和平解决。我国在向英国伸出友谊之手和呼吁解决这一领土争端时，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苏姆巴多先先（哥斯达黎加）（西班牙语发言）：很遗憾，我国必须对兄弟共和国尼加拉瓜外交部长的发言作出答辩，因为他谈论了我国外交部长和在座的其他国家代表提到的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圣约瑟会议。

我国曾多次声明，是我国倡议设立了一个论坛，使本洲的民主国家聚会讨论有关中美洲和平的问题，促进对话和谅解；是我国总统五月八日就职时首先提出这项倡议，然后我国外交部长加以重申。尽管如此，举行会议的倡议还是被说成是由另一个国家提出的，这使我们感到不安。

为了举行那次会议，需要作出大量努力，而邻国对我国的诚意和良好意图提出疑问，使人非常遗憾。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对哥斯达黎加的诚意的怀疑，而且也是对签署《圣约瑟宣言》、代表其本国人民意愿的其他七个国家的诚意的怀疑。而且，如果一个国家自愿决定不设军队，那么这个国家对和平承诺的信誉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把这次倡议完全看作是寻求中美洲和平与进步的艰难过程中的又一步，应该随之采取更多的步聚。我们同意尼加拉瓜外交部长的意见，认为今后也应该利用其他讲坛，例如巴拿马地峡各国外交部长会议等，以便尽可能缩短达到上述目标的过程。

奥尔特斯·科林德雷斯先生（洪都拉斯）（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洪都拉斯政府行使答辩权，因为尼加拉瓜外交部长米格尔·德埃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说了一些不正确的话，明显地影射到我国和我国政府。我的答辩是要让大会能够了解，涉及我们两国的十分复杂的中美洲问题的另一面。

第一，我所代表的洪都拉斯现政府是真正典型的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洪都拉斯总统罗伯托·苏亚索·科尔多瓦先生得到洪都拉斯百分之八十二以上选民的支持而当选，并不象尼加拉瓜的当权者那样在推翻前政府之后曾保证要进行自由选举，而至今仍然毫无要遵守诺言的样子。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他们不同。

(洪都拉斯)

第二，我们过去一贯以法律手段解决分歧，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或者采用解决国际争端的和平方法。我们为这些方法进行了奋斗，我国政府并以此为基础向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提出了和平计划。洪都拉斯总统不仅在不久前肯定地回答了墨西哥总统和委内瑞拉总统建议的会谈的邀请，而且，他在本周还表示有兴趣在国家元首一级亲自讨论一切共同问题，以便达成庄严承诺，恢复政治稳定和区域安全。

另外，洪都拉斯也是最近为建立中美洲和平讲坛而在哥斯达黎加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的发起国之一。

第三，尼加拉瓜政府在此采取敌对态度，同它想要成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愿望并不相称，因为安理会是负责保证联合国的最高和平决议得到尊重和执行的最高机构。洪都拉斯政府正和世界本地区其他国家政府一起全心全意地竭力加强中美洲的和平，我国不能同意尼加拉瓜危言耸听，单方面对我国的政治举动和国际行为说三道四。

第四，循规守法、热爱和平的洪都拉斯被说成是让人利用自己的领土对我国与有传统友谊关系的兄弟的尼加拉瓜共和国发动侵略。我坚决驳斥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我们强烈重申，洪都拉斯永远不会成为以暴力扰乱中美洲和平的发源地。我国武装部队是民主选举的保证者，从来没有干涉过邻国。我国武装部队按照宪法义务，为了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参与了击退对我国边界的小规模进犯。这些事件都向安全理事会作了报告。

第五，相反地，恰恰是洪都拉斯正在遭受恐怖主义的猛烈进攻，这些进攻得到尼加拉瓜分子的支持和帮助，目的是要破坏我国政府的稳定。

我要明确指出，我国政府遵循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会接受外国强加的模式，我国政府在人民和军队的支持下，将坚持其民主体制，永不求助于靠煽动国际争论来巩固国内地位这种人所皆知的权宜之计。

西德尔先生（葡萄牙）（英语发言）：我非常仔细地听取了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包括他就东帝汶问题和葡萄牙总理在本届会议对同一问题的讲话而对我国所作的评论。

我的发言很简短，因为第四委员会将要讨论这个项目。不过，事实仍然是，正如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所指出的，东帝汶存在武装侵略的局面，人民不能行使自决权。在我们看来，一面把这个问题当作自决的例证提出来，一方面又把需要维持军事占领作为理由，实在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自决例证。

高西先生（马耳他）（英语发言）：同往常一样，我们当然极为注意地听取了联合王国代表的答辩，我们自然会把他的答辩呈请我国政府认真注意。眼下我只是要指出，我国外交部长的发言完全是事实的汇集，任何独立人士都能够不费力地加以核实，实际上瑞典的一位著名议员、欧洲理事会特别代表已经这样做了。

我当年总是以为英国人重实际、讲效力、不拖拉。可是，英国人近年来可能已经发现，在特殊情况下，故意拖延能带来好处。我愿指出，这种态度既不利于英国的朋友，也不利于和平。

在马耳他问题上，我们要的是行动，不是空话，要实干，不要只是摆摆姿态。地中海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全世界，都有理由对英国当代蓄意的含糊其辞和拖延态度感到遗憾。我或许可以提一下，英国驻马耳他高级专员占用着一座可以俯视大港的显要的大楼。他完全不可能不注意到港口中一直在进行的疏浚工程。即便他对这些活动视而不见，也完全不可能不听说，由于港口内外的疏浚工程，战时留下的炸弹不时发生意外爆炸，经常造成悲惨的死亡事件。他还收到了我国外交部长发出的许多份内容详尽的备忘录，却报以沉默，从不见下文。这同他今天的回答适成鲜明对照。

因此，我们希望，这次他们说话要算数。我特别要强调，现代的航海不是无敌舰队时候的航海。一个小岛决心达到经济自给自足，不受外来干涉，不受故意阻难，它在现代的需要是大不相同了。

阿德尔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英语发言）：美国代表团同土耳其代表团一样，对瑞典外交部长今天的发言感到震惊。他对中美洲的谈论最令人惊愕。他说：“……谈到维持摇摇欲坠的专制政权问题，显然有一个外国——美国——起了关键作用”。（A/37/PV.33）

美国对这句话深感愤怒。这种说法既可恶又不真实。我或许需要提醒瑞典外交部长，美国在中美洲参与最多的国家是萨尔瓦多，三月二十八日那里举行了自由选举，参加投票的选民达百分之九十二，为前所未有的。圣萨尔瓦多和其他一些地方有许多人排了六小时队等待投票。二百名外国观察员和八百名外国记者观察了选举。参加竞选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向这些观察员告发有欺诈行为或选举舞弊行为。这是自由的选举，我提请大会注意，自由选举可不是“摇摇欲坠的专制政权”的象征。

瑞典外交部长显然很关心人权。那么，为什么瑞典今年给了越南五千万美元的援助，占它援外的第二位，仅次于坦桑尼亚，而正是越南十分露骨地侵犯其本国人民的人权，造成了近百万乘船逃生的难民和其他难民，正是越南十分露骨地侵犯别国人民的人权，二十万越南军队占领着柬埔寨，三、四万越南军队占领着老挝。越南正在使用黄雨一类的，不人道的非法的化学剂毒害许多柬埔寨人和老挝人，特别是赫蒙族人。如果瑞典外长能解释一下瑞典怎么会援助越南这样一个国家，倒是再精采不过了。

最后一点，瑞典外交部长既然从斯德哥尔摩的角度来看外交，那么他如果能提一下斯德哥尔摩最近几个星期最重要的外交话题倒也不错。这个话题就是：搜索对瑞典进行间谍活动或者进行威胁的那艘或那几艘神秘的潜艇。瑞典外长的发言丝毫不提最近的这次越轨行为，而就在大约一年前，瑞典曾发现了一艘核动力的、有可能也是配备核武器的苏联W级潜艇侵犯了瑞典的领海。

本达尼亚·罗德里格斯先生（尼加拉瓜）（西班牙语发言）：美国代表在事先准备好的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中，重复了里根政府惯于对我国人民和国家进行的一连串典型的毫无根据的指责。人们再次看到，美国现政府厚颜无耻地对完全属于我国革命权限范围之内的事务提出了十分稀奇古怪的解释。

如同我们在大会上已经多次所做的那样，我们要再次问道，这样一连串的指责后面隐藏着什么倾向，那些企图指责我们的人代表的政府在我国支持专制统治达四十五年以上，他们有什么道义上的资格来指责我们？我们不想详细地评论每一项指责，尽管其中有许多可要求美国代表作出澄清之处。但是，就选举而言，民族重建政府从来没有阻止过选举；恰恰相反，我国革命胜利之时就宣布将于1985年举行选举，在此之前是一个相当长的选举前阶段。

另一方面，尼加拉瓜对美国的多次指责并非没有事实根据。承认美国有海军舰艇在我国领海的不是尼加拉瓜，而正是美国国务院。正是华盛顿的国务院承认有间谍飞机飞越我国领空。正是美国自己的报界揭露，美国现政府核准一千九百万美元用于破坏尼加拉瓜的稳定。正是美国政府的发言人自己公开拒绝表示不对尼加拉瓜使用武力。正是这个政府去年否决了在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呼吁中美洲各方进行对话、要求美国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干涉我国内政的一项决议草案。

美国海军和洪都拉斯军队一起正在离我国海岸仅仅几海里的地方进行军事演习，这也不是我们凭空想象而虚构出来的，而是有充分证据的。这是公开有案可查的事。所以，我们认为，事实俱在，不必多说了。在我国边界一带丧生的人，也是有力而悲惨的见证，说明这些侵略行为并不是我们凭空虚构出来的。

在这方面，我们提醒洪都拉斯代表，来自洪都拉斯领土的人在我国境内离洪都拉斯边界只有几英里的北圣弗朗西斯科进行屠杀，在查证这次事件时，洪都拉斯驻马那瓜大使说了同样的话。然而，我们听到洪都拉斯代表和美国代表都说准备同我国对话。我们对此表示赞扬，并且希望他们不要只是说说而已，而要象尼加拉瓜已经多次做过的那样，以具体行动证明他们想要进行高级别的对话。我们继续希望他们能这样做。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英语发言）：昨天晚上美国代表在大会为其政府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使得我们有必要作此简短回答。

首先，美国代表事先准备好的发言同我国外交部长的发言根本没有关系。我们强烈反对美国代表的发言内容。

我们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大会的名誉和一个会员国代表团的尊严成为拙劣的外交手腕攻击的目标；大会也不是第一次被迫去听出奇的高声叫嚷。对资本主义事先定好调子的说话机器，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指望。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刺耳的喊叫代表着仇恨、怒气和苦恼：恨的是一个微小却又自豪而勇敢的民族竟然决心不屈从国际罪恶教父的压力；怒的是尽管有着军事上和其他方面的优势，这个出色的冒牌民主，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正评判之下，还是遮挡不住其卑鄙的面目；苦恼的是不论这位代表如何竭尽全力，他还是一筹莫展，无法洗净他主子手上沾满的世界无数地方遭受侵略、密谋和暗杀之害的数十万人的鲜血；他也无法抹去数百万人的记忆，使他们忘却由于帝国主义机构野蛮掠夺抢占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而给他们造成的灾难和痛苦。

第二，一个象阿富汗这样的独立、不结盟的小国，最直截了当地揭露了超级帝国主义的可怕、野蛮面目，自然会遭到它的仇恨。准确地说，这倒是可以引为自豪的。国家伪善主义的信用实在太差，其代表所用的语言恰恰可以用来绝妙地描绘出国际恐怖主义和掠夺的主流本质，也就是他自己代表的政府的本质。

如果我要当众一一列举美帝国主义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的大量罪行，大会可能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行。站在特拉维夫、比勒陀利亚和波尔布特集团等种族灭绝政权一边的难道不正是美国吗？侵略东南亚国家，在各个国家驻有五十多万军队，把别国人民的领土置于自己的殖民控制下、当作军事试验场和侵略跳板，对合法政府搞政变，派遣暗杀队去杀害第三世界国家受到人民拥护的领导人，凡此种种，难道不都是美国干的吗？

(阿富汗)

美国现任代表的发言说我国现状“悲惨”。对他来说，当然是悲剧，但对我国人民来说，却是值得欢欣鼓舞的：向着进步和正义稳步前进，决定性地、毫不含糊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妄图通过其代理人、阿富汗的波尔布特——哈菲祖拉·阿明来操纵阿富汗的幻想，永远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对美国代表来说，实实在在是一场悲剧。

美国参与了针对我亲爱祖国的丑恶颠覆阴谋，十分明显，已经根本无法掩盖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国代表团将乐意摆出种种事实，说明美国是如何直接地和间接地、公开地和隐蔽地干涉我国的内政。

武英俊先生（越南）（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保留对美国代表刚才的挑衅性发言作出适当回答的权利。眼下，我们只是要提醒美国代表，在越南投下了一千五百多万吨炸弹——相当于二百五十颗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和十多万吨化学毒剂的国家的代表，根本无权在此洒什么鳄鱼泪，对遭受历届美国政府野蛮行径之害的越南人民的命运大发假慈悲。

现在，美国代表还没有领悟其失败的道理，还没有学会尊重越南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却自以为有权教训一个主权国家——瑞典政府的代表该如何处理同越南的关系。

许多国家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表明，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遭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如果美国代表能思考一下这些发言，而不是诽谤中伤别的国家，岂不是更有益处？

盖春先生（民主柬埔寨）（法语发言）：有一句高棉谚语说，篮子里藏不住死象。河内当局代表的辩解也藏不住越南对柬埔寨这样一个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进行侵略的真相。

在整个一般性辩论中，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长……

主席：我请越南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武英俊先生（越南）（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请让我通过你问一问坐在民主柬埔寨牌子后面的那位，他是根据哪一条议事规则发言的？

主席：我请民主柬埔寨代表继续发言。

盖春先生（民主柬埔寨）（法语发言）：我保留回答越南代表的权利。

在一般性辩论中，半数以上会员国的外交部长痛斥了这一侵略，谴责了越南和河内当局，并且要求河内当局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越寇在柬埔寨战场上陷入困境，在国际上完全孤立，永远也别想欺骗国际社会。十月二十五日，他们还会在这个讲坛上听到要求正义的呼声。

主席：题为“一般性辩论”的议程项目9到此审议结束。

下午八时四十分散会。